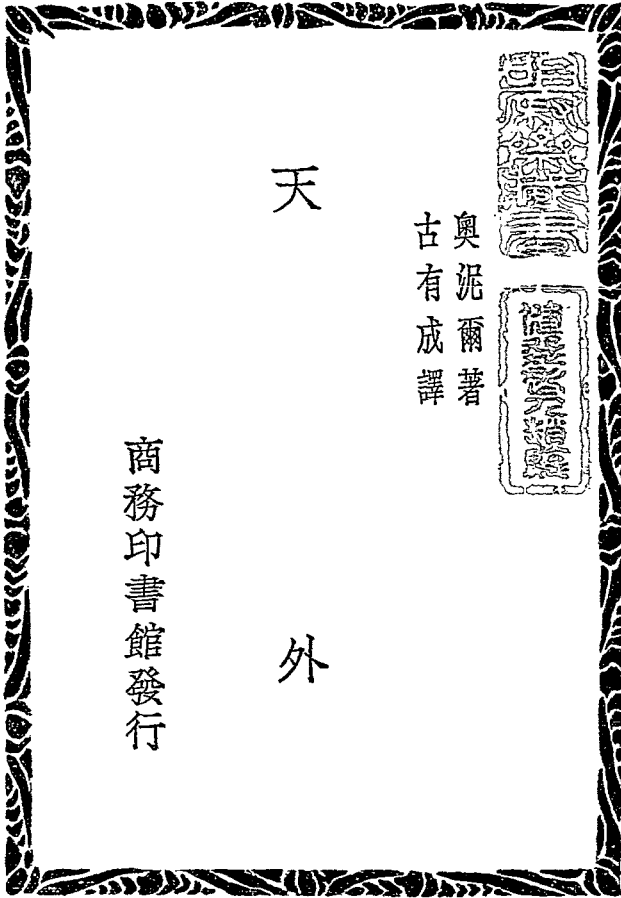


天  
外



MG  
I712.35

11



3 2285 0036 3

# 天外目錄

劇中人物……………一

## 第一幕

第一景：路上。春天一天的日落時分……………二

第二景：田家。同日晚上……………二四

## 第二幕（三年以後）

第一景：田家。一個夏日的晝午……………五八

第二景：可以望見大海的鄉間的一個小山頂上。次日……………八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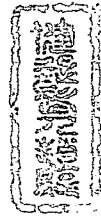
目錄

第二幕 (五年以後)

第一景：田家。晚秋的一天的黎明。…………… 一五六

第二景：路上。日出時分。…………… 一五七

## 劇中人物



詹姆士梅約 (James Mayo) 農夫

克脫梅約 (Kate Mayo) 他的妻

迪克司各脫 (Dick Scott) 小船遜他 (Sunda) 的船主, 她的兄弟。

安德路梅約 (Andrew Mayo)

羅伯脫梅約 (Robert Mayo)

路史愛脫金士 (Ruth Atkins)

愛脫金士太太, 她的守寡的母親。

瑪麗 (Mary)

朋 (Ben) 田間的雇工

醫生賀塞脫 (Doctor Hawcutt)

## 第一幕

### 第一景

鄉間大路的一段。大路由前面的左方像對角線一般跑到後面的右方，遠處又可見是屈折以達天邊，像條灰色的絲帶，在低而迤邐的小山之間，小山上有新種的田，田被石牆或粗糙的蛇行的籬笆，明白分開，作棋盤形。

前面被路割成的三角形，是黑色泥田的一部，播下的小麥正在發芽，作鮮明的青色。用石砌成的一條蔓延的線，低而不配稱為牆，把這田和路分開。

路之後面，是一條溝，溝的那邊是條傾斜的草堤。中有一條老而多節的平果樹，初茁嫩葉，樹枝槎枒入天際，作黑色，和遠處的蒼白色相映。一條蜿蜒的籬笆，沿堤頂，經平果樹下，由左進行至右。

五月一天的寂靜的黃昏，正在開始。天際的小山，邊上仍有一條微弱的紅燄，小山上的

天，却有夕陽的紅光在照耀。這種光，隨着表演的進行，而漸漸退去。

幕啓，羅伯脫梅約，可見是坐在籬笆上。他是個高而苗條的二十三歲的少年。在他軒昂的前額及大而陰沉的眼睛上，微有詩人的表現。態度優雅有禮，嘴及頰傾於弱。穿的是灰色絨布褲，套入長統靴，一件青色佛蘭絨汗衣，和一條漂亮的領帶。他在這夕陽晚照下讀書。他把書闔起，還用一指隔着剛讀到的地方，回頭向天際，從田野山間望去。他嘴唇在動，彷彿自己已在默默背誦。

他的哥哥沿路之右方來，是田間工作回來了，他年二十七歲，是羅伯脫的反對型——鄙野，被太陽燻成赤色，有一種魁梧的男性美——耕田之子，敏於料理事務，但完全沒有才智。穿的是一種外褲，皮靴，一件灰色佛蘭絨汗衣，頸部張開着，一頂柔軟的泥污的小帽，戴在腦後。他停步，靠着手拿的鋤頭，對羅伯脫說話。

安德路（看見羅伯脫沒有注意到他的回來——大聲叫）喂喂！（羅伯脫突然轉

身。看見是誰，他微笑了。）呀，你幻想真是超人一等！我看見你又帶着一本舊書啦。（他過溝，坐在他弟弟近旁的籬笆上。）這次帶的是什麼呢——詩罷，我賭。（他伸手要書）讓我看  
看。

羅伯脫（頗遲疑地把書遞給他） 小心不要把牠弄得滿是污泥喇。

安德路（望着自己的雙手） 這並不是污泥——這是很乾淨的土。（他翻書。默讀了一些，發出厭惡的歎聲。）唸！（故意向他的弟弟微笑，用一種悲哀的唱歌聲朗誦出來）『我愛上了風和光，和海的明媚。但是神聖而最不可侵犯的夜呀，我所最愛的還是你。』他把書遞回）喂！拿去藏着罷。我想就因為那年你在大學裏念了書，才令你愛讀那種東西啦。我很喜歡我讀完了中學便罷，不然，也許我也變成瘋癡了。（他露齒，親密地拍着羅伯脫的背）想像我同時讀詩兼種田的情況罷；馬都要跑開，我賭。

羅伯脫（笑） 或者懸想我種田的情形罷。

安德路 你去年秋應該回大學裏去的，像我知道你想去的一樣。你是適於那種生活



的——恰像我不適的一般。

羅伯脫 你知道我不回去的緣故啦，阿安。我想回去，爸不喜歡，縱然他沒有說出；我知道他要把錢用來改田。而且，我並不是定要做個學生了，正因為你看見我時時念書。我現在所要幹的，就是作汗漫遊，永不在一塊地方落土啦。

安德路 好，你明天便要動身的旅行，可以讓你作汗漫遊的。（一說及旅行，他們都沉默了。停了一會。最後安德路再說下去，困難地想用不經意的聲調來說。）舅父說你此去要三年。

羅伯脫 他算來大約三年。

安德路（悶悶地） 那是個長時間。

羅伯脫 你把牠算一下，便覺並不怎麼長的。你知道遜他繞康恩角（註一）而先到橫濱，那在一個帆船既是一個很長的水程，要是我們又去別的舅父迪克所說的地方——印

（註一）康恩角（Cape Horn）爲南美洲之南極端，在Tierra del Fuego羣島之一島上。

度，或澳大利亞，或南阿非利加，或南阿美利加——也都是很長的水程。

安德路 那些國外的地方，你都可以到啦。（一會以後）媽要很望念你，阿羅。

羅伯脫 是的——我也要望念她。

安德路 你此去，爸也不是覺得好過的——雖則他自抑着不現於辭色的話。

羅伯脫 我明白他的感覺的。

安德路 你可以打賭我也並不覺着高興。（他放一手於羅伯脫近旁的籬笆上。）

羅伯脫（放一手於安德路的手上，有一種羞澀的姿態）那層我也知道的，阿安。

安德路 我得像旁的人那麼望念你，我想。你可明白，你和我並不像大多數的兄弟——

——常常打交，許久不見面，我們倆是常常共在一起的。我們是不同的。這就是我這麼難過的

緣故，我想。

羅伯脫（動情） 我也是一樣難過的，阿安——相信我罷！我不願離開你和老人——

——但是——我覺得我不得不。有種東西正在叫我——（他指着天邊）哦，我不能解釋給

你聽，阿安。

安德路 無須的，阿羅。（他發自己的火）地獄你要去——這便包含着一切的理由；我無論如何也不願你失掉這種機會啦。

羅伯脫 你有那種感覺，你是人好，阿安。

安德路 嚇！要是沒有，我不是個該死的棍徒了嗎？當我知道你是多麼需要這次海行，來造成一個新人——我是就你身體來說——使你完全復元的時候。

羅伯脫（有些不能忍耐地） 你們似乎都不斷地來說我身體方面的事。你從前差不多看見我常常臥病家裏，你總不能不想：我是個有痼疾的病人。你不知道這過去幾年當中我是怎麼強壯起來了。要是我只因我的身體，沒有旁的理由，而去舅父迪克船上的話，那麼，我便停留此地，耕起田來。

安德路 不能夠的。耕田並不是你的本性。我們倆對於田野的感覺，也已完全不同。你——好，你對於家只有部份的喜歡，我想；但是把牠當作耕種而出產物品的地方，你却厭惡

牠了，那不是的嗎？

羅伯脫 是的，我想是的。於你却是不問的。你是完全一個父系的兒子。你是和泥土結了婚。你是像一粒穀一條樹一般，同是牠的出產物。父親也是一樣。這個田就是他一生的工作，他知道別一個梅約，有同一種愛好的，得繼承他所遺的工作，他很幸福。我能够了解你的態度和爸的；我想這種態度是真誠而值得讚美的。但是我呢——好，我生來並不是幹那種工作的。

安德路 不，你並不是；但是切實明白的說，我想我知道你有了一種獨具的生活態度。

羅伯脫（沉思地） 我確懷疑你真的知道。

安德路（自信地） 當然我知道。你已見了一些世界，便覺這田莊是太小了，你渴望看遍全世界啦。

羅伯脫 還有呢，阿安。

安德路 哦，自然。我知道你要習航海術和船上的一切，將來好做個官。那也是不足為

奇的薪水是不少的，我想，比起家裏坐食的時候來；要是你立心遊歷的話，你又可不費一錢，到你所願到的地方啦。

羅伯脫（帶着一種半愁的微笑） 還有呢，阿安。

安德路 當然還有。在國外的港口或旁的地方，常有好事件來碰你的機緣。聽說在那些新闢的新國家裏，一個少年漢，時時留神，是有很多機會的。（愉快地）我敢打賭，這就是在靜寂中曾經再三想過的東西啦！（他笑着拍他弟弟的背）好，要是你猝然變為一個百萬的富豪，不時回家來跑一趟，我將伏侍你。我們在這田莊上也就可用許多的錢，而不致虧本啦。

羅伯脫（失笑） 此行的實際方面，我一分鐘也不會想過，阿安。

安德路 好，你應該想的。

羅伯脫 不，我不應該。（指着天邊——夢想地）假如我要告訴你，召喚我的只是美，遙遠而未知的美。我在書中讀過而令我神往的東方的神祕與迷魂，放浪形骸於偉大廣漠的空間的需要，作汗漫遊以追求那天外藏匿着的祕密的歡快，怎麼樣？假如我告訴你這就

是我此行的一個而且唯一的理由，怎麼樣？

安德路 我會說你是半瘋半癡的。

羅伯脫（竊眉） 不要那麼說，阿安。我是正經的。

安德路 那麼，你就停留此地也是可以，因為我們這田莊上你所尋求的都已有了。空閒够闊了，主也知道；只跑一哩下海灘去，你便可有你所要的一切的海；可望的天邊多了，給誰人的美也够了，除了冬天以外。（他露齒）至於神祕與迷魂，我倒還沒有遇過，但是牠們也許潛伏在此周遭的地方罷。我要你明白這是第一等的有各種附屬物的田莊啦。（他笑）

羅伯脫（他也胡亂笑起來） 對你解說也是徒然，你這鈍人！

安德路 你在船上時，關於迷魂一類的話，寧可一點也不要對舅父迪克說。不然，他大概要以你爲約拿（註二）而把你投入海裏。（他由籬上跳下）我還是奔跑回去的好。路史

（註二）

約拿 (Jonah) 是個希伯來的預言家，被命往 Ninoveh 而不能搭一船逃往 Tarshish。因此上帝降

暴風預言家告訴水手把他丟入海去，水手依命做了，風便息。約拿然後被大魚吞食，在魚腹三日三夜方

得出云。（參閱新約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節）

的媽過來晚餐時，我總得洗乾淨一點。

羅伯脫（譏刺地——幾乎尖酸地）——路史也來呢。

安德路（不知所措——茫然四顧，只看羅伯脫——矯作不關心之狀）——是的，路史也過來的。好，我寧可快些回去，我想，而——（他一面說，一面跨過那溝到大路上）

羅伯脫（他似乎正在和內心的強烈的感情奮鬥——任性地）——等一分鐘罷，阿安！（他由籬上跳下）有些事情我要——（他猝然停止，咬着嘴唇，臉面變色）

安德路（面向着他；半帶挑激地）——是嗎？

羅伯脫（不知所措地）——不——不要介意——不緊要的，沒有關係的。

安德路（在他凝望了羅伯脫的不敢望他的臉一會以後）——也許我能够推測——你所要說的是什麼——但是我想你不說出你是對的。（他由羅伯脫身旁拉得他的手而緊握之；兄弟二人站着互相凝望了一分鐘以後）那些事件我們都沒有辦法的，阿羅。（他突然放下羅伯脫的手，轉身去了）你快要回來的，是不是？

羅伯脫（癡癡地） 是的。

安德路 那麼，再見了。（他由路之左邊跑去了。羅伯脫目送了他一刻，然後又爬上籬頂上去，向小山張望，面現深深的悲哀。大約一刻以後，路史由左邊匆匆進來。她是個強健，美麗的，二十歲的田家女，有一種嫵雅苗條的體態。她的臉，雖然近於團圓，却是不可否認的漂亮的，大而深藍色的眼睛，被給太陽所燻的臉色烘托着，更見動人。她的小而整飭的姿態有一種力的表現，這種力，是深藏的頑強的宗旨堅定的力，潛伏於她的年輕的坦白動人的美的下面。她穿一套純白的衣裳，沒有戴帽。）

路史（看見他） 嚇囉，阿羅！

羅伯脫（驚起） 嚇囉，路史！

路史（跳過水溝，坐在他旁邊的籬上） 我尋找你呢。

羅伯脫（譏刺地） 阿安剛剛離開此地呢。

路史 我知道的。一秒鐘前，我在路上碰着他。他告訴我你在此地。（慈愛地充滿遊戲



的神情)我並不是找阿安,稚氣而好說笑的東西呀,要是你以為是的話。我只是尋找你呢。

羅伯脫 因為我明天要走了嗎?

路史 因為令堂急盼你回家去,所以叫我來尋找你。我剛剛把媽輪過你家裏呢。

羅伯脫(循例地) 令堂好嗎?

路史(面帶愁容) 大概是一樣。她似乎永不會好些或壞些。哦,阿羅;我願她對於沒

有辦法的事,能夠竭力開放心緒啊。

羅伯脫 她又對你嗷嗷不已了嗎,

路史(點頭,然後反叛地說出來) 她時時都嗷嗷不已的。不管我替她做的什麼事,

她都要吹毛求疵的。要是爸還在世的話——(她彷彿以自己的盡情吐露為不好意思而停止了)我想我不應該這樣子嗚不平的。(她歎氣)可憐的媽,主知道這於她是夠受用了的。我想,當你一步也不能走動時,容易生氣是自然的。哦,我要是能夠像你走到別的地方去,那就好!

羅伯脫 居家不易——出門也一樣難，有的時候。

路史 哪！我真傻氣！我誓言我不說及你的旅行——直到你去了以後；而今却一說便說及了！

羅伯脫 你爲什麼不願說及我的旅行呢？

路史 因爲我不願把這個你在家的最後一晚毀壞啦。哦，阿羅，我得——我們都得很罪念你。令堂剛才四面尋找，彷彿她隨時都可以哭出來似的。你應該知道我是怎麼感覺。阿安和你和我——我們似乎常常共在一起的。

羅伯脫（強作微笑） 你和阿安還可時相聚首。我一個人孤另另地倒難過些。

路史 但是你將看見新事物，會見新人們，使你忙個不了；我們留在這兒，所看見的却只有老舊而沒味的地方，日子才是難捱啦。羞，你恰在這春天，一切都這麼好看的時候跑去。（歎一口氣）我不應該這樣子說的，我知道跑去於你是最好不過的事。你自然要去尋找各種發財的機會，令尊說。

羅伯脫（發火地） 那層要我來給牠一個咒詛我也不跨過這條路，作爲一個旅行，可以獲得爸所想的那種世界上最好的機會，我也不。（他覺着自己發火的無謂而微笑了）原諒我，路史，我這樣發火；但是阿安已經對我說了太多的實際的想頭了。

路史（迷惑了，慢慢地說） 好，那麼，假如不是——（以突然的懇切說）哦，阿羅，你爲什麼要去呢？

羅伯脫（詫異中連忙轉身向她——慢慢地） 你爲什麼那樣問我呢，路史？

路史（在他的搜索的眼光之下低首） 因爲——（說不出來）似乎是這麼羞人的事。

羅伯脫（追問） 爲什麼呢？

路史 哦，因爲——一切。

羅伯脫 我現在難能解約了，縱然我要的話。在你知道我解了約以前，我又將被忘記啦。

路史（憤怒地） 你不會的！我將永不忘記——（她停着，轉身以掩其窘狀。）

羅伯脫（柔和地） 你應承我不忘記嗎？

路史（閃避地） 自然。你這種問法，指明你以爲我們當中的任一個將這麼容易忘記啦。

羅伯脫（失望地） 哦！

路史（裝作輕快） 但是你還沒有告訴我你要離開此地的理由呢？

羅伯脫（悶悶地） 我不知道你能了解與否。這對我自己也難解釋。你也許可以會意，或不可以。我記得，我還只是個小孩的時候，便第一次內心裏有這種自覺——你還沒有忘記舊時我還是多疾多病的那些日子罷，是不是？

路史（聳肩） 讓我們不要去想了罷。

羅伯脫 你要去想，才能了解。好，在那些日子，媽弄伙食的時候，她爲避免我的煩累起見，總是把我的椅子推到西邊的窗下，告訴我向外望，而且要寂靜。那並不難。我想我常常是

寂靜的。

路史（憐憫地） 是的，你常常是——你又受這麼多的苦啦！

羅伯脫（沉思地） 因此我常常向那田野山間望過去，望那邊——（他指着天邊）大約過了一些時候，我便忘記自身的痛苦，而夢想起來了。我知道那些小山後面的海——人們會告訴我——我常常奇怪海不知是像什麼，心裏便去想像起來。（微笑）當時那遙遠的海，於我是有世界上的一切神秘的——現在也還有喲！牠令我神往，那時正和現在一樣。（稍微一停以後）有時我的眼睛又跟着這條路，蜿蜒遠去，向那山間，彷彿牠也是追求着海似的。我便自許：我長成而強壯的時候，我將跟着那條路跑，牠和我都將找着海。（微笑）你可明白，我作此行只是實踐那多年前的約呢。

路史（被他講幼年夢想的低而諧和的聲音迷住了） 是的，我明白。

羅伯脫 在那窗下夢想的的時候，是我當時生活的僅有的快樂的瞬間。那些時候，我喜歡孤獨。我熟悉了一切形形色色的夕照。所有的夕照又都發生於那邊——（他指着）天

外。因此漸漸地我終於相信一切世界之奇都發生於那些小山的後面。那兒有做美麗的奇蹟的仙女之家。我於是信仰仙女了。（微笑）或者我現在也還信仰她們。無論如何，在那些日子，她們總算是真的，有的時候，我能夠真的聽見她們，用柔和的耳語叫我出來和她們遊戲，在暗裏到路上跟她們跳舞作迷藏，去找尋太陽藏匿的所在。她們唱小小的歌兒——詠及那小山後面她們家裏所有的一切離奇的事物的歌兒——給我聽；她們應承我把這一切事物給我看，只要我去，去！但是我當時不能去，我便不免哭泣，媽倒以為我是由於痛苦的。（他突然大笑）這就是現在我要去的緣故，我想。因為我還能聽見她們在叫我。但是天邊的遙遠而令人神往，是始終不變的。（他轉向她——柔和地）你現在了解了麼，路史？

路史（著迷，細語說）了解了。

羅伯脫 那麼你會意了？

路史 是的，是的，我會意了！（不自覺地她挨近他的旁邊。他的手臂私私地抱着她彷彿他是不知不覺似的。）哦，阿羅，我怎能不心領神會呢？你講得這麼美好！

羅伯脫（突然實覺到他的手臂摟着她，她的頭又靠着他的肩部，溫柔地脫開自己的手。路史驚覺，很是手足無措。） 那麼現在你明白我要去的緣故了。只因那個理由——那個和別一個啦。

路史 你有別個理由嗎？那麼，你必須把那個也告訴我。

羅伯脫（搜索地望着她。她在他注視之前向下望。） 我不知我應該告訴與否，<sup>1</sup>你答應不管什麼理由，你也不生氣的嗎？

路史（柔和地，她的臉還是閃避的） 是的，我答應。

羅伯脫（率直地） 我愛你。這就是別一個理由啦。

路史（以手掩面） 哦，阿羅！

羅伯脫 我本來沒有打算告訴你的，但是我覺着我要告訴你。告訴你也沒有關係了，現在我已要到這麼遠的地方去，又要這麼久的時間——也許永遠不回來。過去這麼多年我會受過你，但是我並沒有實覺到。到了我同意跟舅父迪克離家的時候，我才想及要離開

你了，這種思想的痛苦才像閃電般把這種真實啓示給我——這就是我會愛你，自我能夠記得的時候起，我便愛上了你。（他輕輕地把路史臉上的一隻手拉開）我把這話告訴你，你必不要介意，路史。我實覺到愛你是多麼不可能的——我也明白；因為我發見了自己的愛情，似乎同時也瞧見了別人的愛情。我看見了阿安愛你——我又知道了你必愛他啦。

路史（如暴風雨之驟發）我並不我並不愛阿安！我並不（羅伯脫詫異得癡癡地望着她。路史慚亂地泣哭。）是什麼東西——把這麼一種癡想放進——你的腦筋的呢？（她忽兩手抱着他的頸部，俯首於他的肩上。）哦，阿羅！不要離去罷！請了！現在你必不好去！喲！你不能够喲！我不願讓你去喲！你去要令我——心碎喲！

羅伯脫（癡氣的迷惑的表示，變而爲不勝喜悅的。他緊抱着她——慢慢地溫情地）你的意思是說——你愛我麼？

路史（哭泣着）是的，是的——自然我愛你——你以爲什麼呢？（她舉首帶着一種震顫的微笑，望入他的眼去）你這癡氣的東西喲！（他吻她）我向來都愛你啦。



羅伯脫（迷惑） 但是你和阿安常常共在一起呢

路史 因為你永不會似乎要我跟你去逛逛啦。你常常都讀舊書，一點也不注意我。我是太自傲了，我不讓你知道我的心事，因為我想，你在大學裏讀了一年，已經令到你目空一切了，以為自己是很有學問，不屑和我玩了。

羅伯脫（吻她） 我却以為——（一笑）我們倆過去都是什麼傻子！

路史（忽然恐怖起來） 你將不去遊歷，是不是，阿羅？你將告訴他們你因為我不能去，是不是你現在不能去？！你不能去！

羅伯脫（迷惑） 或者——你也可以來罷。

路史 哦，阿羅，不要這麼傻氣罷。你知道我不能去啦。我去了，誰照料媽呢？你不明白，因為她不能去麼？（她哀求地抱着他）請不要去罷——現在不要去罷。告訴他們你已決定不去了罷。他們不會介意的。我知道令堂令尊都會喜悅。他們大家都會喜悅。他們都不願你這麼遠離他們啦。請呀，阿羅！我們在這兒共住多麼幸福，這兒什麼都自然，而為我們所知

道啦。請告訴我你不去罷！

羅伯脫（和一個有定的最後的決定相搏，表現出內心的奮鬪） 但是——路史——

我——舅父迪克——

路史 他將不介意的，當他知道留着是爲你的幸福起見的時候。他怎能介意呢？（羅伯脫還是不說話，他又哭起來了）哦，阿羅！你却說——你愛我啲！

羅伯脫（被這種陳訴克服了）——一種不可收回的決定的聲音） 我不去了，路史，我應承你。哪不要哭了罷！（他抱着她，慈愛地撫摩她的頭髮。一會以後，他充滿着幸福的希望說）或者究竟阿安是對的——比較他所知道的還對些——當他說我能在這家園裏找得一切我所追求的東西的時候。我想愛情定會是那種祕密——由世界的邊徼召喚我去的祕密——一個個天邊以外的祕密；我不去時，牠却來了啦。（他緊緊把路史抱住）哦，路史，我們的愛比任何遙遠的夢還甜美啲！（他熱情地吻她，由籬笆上下來，抱她到路上放下）

路史（幸福地笑） 我愛，但是你誠剛強啦！

羅伯脫 來罷！我們去馬上告訴他們罷。

路史（驚惶） 哦，不好，阿羅，要等我跑開了以後，他們共在一起，定然有那麼一場戲的。

羅伯脫（吻她——愉快地） 隨你的意罷——小小的常識姑娘！

路史 那麼，我們去罷。（她拉他的手，他們起身左邊去了。羅伯脫突然停步轉身，彷彿要對那小山和快要消逝的夕陽紅光作最後的凝視似的。）

羅伯脫（向天上望，以手指示） 看呀！那第一顆星兒（他俯下去，溫情地吻她）我倆的星兒喲！

路史（溫和的低語聲） 是的。我倆自己的星兒。（他們互抱，站着望星望了一刻。然後路史再拉他的手，動身引他去了。）來罷，阿羅，我們去罷。（他半轉身來跟她時，他的眼睛又凝望着天邊。路史催促說）我們將趕晚餐不及了，阿羅。

羅伯脫（躁急地搖頭，彷彿他在搖去某種擾人的思想——笑着說） 對啦。那麼，我

們奔跑罷。來嘍！他們笑着奔跑去了，而

（幕落）

第二景

梅約田舍的會客廳，同日晚大約九點鐘的時候。左方，兩窗可以望見田野。兩窗之間靠牆的地方，一張舊式的胡桃木的書案。後面左角，一個有鏡的碗碟櫥。櫥右的後面牆上，一窗可以望見大路。窗旁一門，通外庭。更右些，一張黑馬毛的睡椅，又一個通一間寢室的門。右角，一張直背椅。右邊近中部的牆上，一門通廚房。更前些，一個熱力加倍的火爐，和煤斗之屬。在新鋪地氈的地板中央，一橡樹的餐檯，檯有紅色的蓋。檯之中央，一盞大的讀書的油燈，四張椅子——三張背部有繡邊椅被的搖椅，一張直背椅——環檯放着。牆壁用深紅的蝸捲形紋紙裱着。

房裏的一切東西，都清潔，整齊，放在適當的地方，然而全部却沒有古板拘禮的暗示。這種空氣，寧可說是純屬掙扎得來的繁榮所表現出來的有秩序的舒服，為合家所通力合作

共同享受的。

詹姆士梅約，他的妻，她的兄弟，船主迪克司各脫，和安德路，都在台上。梅約的身材面貌都和他的兒子安德路一樣——只是一個六十五歲的安德路，生着短而齊整的白鬚。梅約太太是個細小，團團面龐，看來頗守禮法的五十五歲的婦人，她會當過小學教師。農家婦的工夫，已經屈服了，却還沒有打折了她，她在舉動言辭上，都還有此家夫系的人們所沒有的。一種文雅。羅伯脫類似父母的地方，都可在她身上找出痕跡。她的兄弟，船主，矮而胖，有一副久經風霜的愉快的臉面，和白鬚——一種老水手的模樣，大聲談話，指手畫腳，他年五十八歲。

詹姆士梅約坐在餐檯前。他架着目鏡，一本田園雜誌放在膝上，正在閱讀。船主坐在後面一張椅子上，把身傾前，兩手放在他前面的檯上。安德路坐在左邊直背椅上，身傾後，下頰抵着胸部，凝望着地氈，蹙額有所思。

幕啓時，船主剛說完海上故事的鱗爪。旁的人們裝作注意聽他，面上都有心不在焉的

表示。

船主（咯咯地笑） 那個女教士，她當我上岸時在船塢上和我打招呼，她說——說時傻氣的臉緊張起來，認真得像裁判時一般——「船主，」她說，「請你告訴我晚上海鷗在那裏睡覺好不好？」假如這些不就是她的確切的言辭，那麼我便天誅地滅！（他用雙掌擊桌，大聲地笑。旁的人強作微笑）那不是恰像一個傻氣的女人的問話嗎？我也儘我所能的認真望她，「太太，」我說，「我不能正確地答覆你。我還沒有見過睡覺的海鷗啦。將來我聽見海鷗的鼾聲時，」我說，「我將注意他睡在那兒，寫一封信告訴你啦。」然後她便罵我爲一個真的不懷好意的傻子，匆匆地走了。（他又大笑特笑起來）我就那樣打發她啦。（旁的人微笑，但馬上又陷於陰鬱的表示中了。）

梅約太太（心不在焉地——覺着她要說一些話） 但是既然如此，海鷗睡在那裏呢，迪克？

司各脫（拍桌）呵！呵！聽他罷，詹姆士。又一個喲！好，要是那不把整個地獄都驚動！——恕我說出不吉的話，克脫。

梅約（眼閃耀着）他們放鬆兩翼，克脫，舖在波上作爲臥榻啦。

司各脫 然後他們告訴魚兒可以起身的時候，便向他們吹噓啦。呵！呵！

梅約太太（強作微笑）你們男人都是詞鋒尖利得該死的，是不是？（她再織起東西來。梅約假裝讀報，安德路凝望地板。）

司各脫（把他們一一打量，作困惑態。最後他再也不能忍這種沉寂的一分鐘了，胡亂說道）你們看來彷彿都守着死屍似的。（以過分的關心說）全能的上帝呀，並沒有人會死掉罷，是不是？

梅約（嚴厲地）不要裝作傻氣罷，迪克！你像我們一樣的知道，並沒有什麼多大可以談論的事啦。

司各脫（辯駁地）也並沒有可以憂戚的事，我看得出。

梅約太太（憤怒地） 你怎能够那樣子說呢，迪克司各脫，當着你正把我們的羅比帶去，在半夜帶去，你可以說，去上你的舊船，以免誤時的時候！我想你可以等他明早吃完了，早飯去罷。

司各脫（絕望地對旁的人說） 那豈不是婦人的見識嗎？全能的上帝呀，克脫，我不能命令潮水，當我要牠漲的時候，才漲起來，迎合我的意思。我自己，在六次鐘的時候，便要起身開船，也並不是好玩的事。（抗辯地）遜他也並不是舊船——至少，並不十分舊——還和往常一樣的好啦。

梅約太太（她唇震顫） 我願羅比不去喇。

梅約（眼睛由目鏡下望着她——安慰地） 哪，開迪！

梅約太太（反抗地） 好，我真的願他不去喇！

司各脫 據我看來，你不應該把這事看成太嚴重了。這次航行會使他成人自立啦。我將留心教他學習航海術，掙得一個船副的畢業證書來——他此後都可以航海為業，要是



他要旅行的話。

梅約太太 但是我並不要他終身旅行。此行已過，你便要帶他回家。然後他便身體很好，便要——結婚——（安德路在椅子裏忽把身子向前傾）——安居此地。（凝望着自己膝上的織物——一會以後）我並沒有想到，讓羅比去，於我是多麼難過的事——不然，我得一分鐘也不去想的，你說應允。

司各脫 你那樣子也是徒然，克脫，現在事情既然都停當了。

梅約太太（要哭出來了的樣子） 你那麼說是不錯的。你自己從來不曾生過兒女，你不知道和他們分別是什麼意思——羅比又是我的滿子喲。（安德路盛額，在椅子裏不安地搖動）

安德路（突然轉向他們） 還有一件事你們似乎一個也沒有想到的——這就是羅比自己要去的。他是很堅決的了。這個航行，自初次談起以來，他便無時不去夢想。現在不讓他去，是不公平的。（一種突然的不安似乎襲擊了他）至少，要是他還保持着今晚對我說

話時那樣的感覺，不讓他去是不公平的。

梅約（有一種決定的態度） 阿安說的不錯，開迪。這結果一切辯論了，你可明白。（望着自己的大銀表）不知羅伯脫碰着了什麼事呢？他定然早已把那寡婦推到她家裏去了。在他這最後的一晚，他不能在外面望星夢想的。

梅約太太（微帶責備地） 你爲什麼今晚不推愛脫金士太太回去呢，阿安？她和路史過來的時候，你常常都推的。

安德路（迴避着她的視線） 我想也許今晚羅伯脫自己要去。她們走的時候，他便自己去了。

梅約太太 他只要做作有禮罷了。

安德路（起身） 好，他快要回來了，我想。（他轉向他的父親）也許我要去看看那條黑牛，爸——看看他病狀如何。

梅約 好的——去看看的好，兒子。（安德路由右門進廚房去了。）

司各脫（他出去時——低聲的說）那孩子才成功一個很好的強壯的航海者呢——要是他有心航海的話。

梅約（嚴厲地）你不要把這種愚想放進阿安的腦裏，迪克——不然，你我臉上都不好看啦。（然後他微笑）你決不能引誘他。阿安是個受家教很深的梅約，他是生成的農夫，而且很好的農夫。他將由生到死，都就在此田莊上，像我所希冀的一樣。（以傲然的自信說）在他成功之前，他又會把這個田莊造成爲本邦內頂漂亮頂有出息的田莊的一個呢！

司各脫 於我看來，就現在這也是很漂亮的地方了。

梅約（搖頭）這太小了。我們要買地方把牠擴大些，我們還沒有資本。（安德路由廚房進來。他戴着帽子，手裏提着一盞點著了的燈。他走向後面通外邊的門去。）

安德路（開門停步）你想還有旁的什麼事要幹的麼，爸？

梅約 沒有，我所知道的是沒有。（安德路出去了，把門關上。）

梅約太太（一會以後）阿安今晚有什麼事呢，我不解他舉動這麼離奇。

梅約——他真似乎是鬱鬱不樂，舉止失常。因為羅伯脫要走了罷，我想。（對司各脫）迪克，你會不相信我的兩個孩子是多麼要好的。他們並不和大多數的兄弟一樣。他們向來都像盜匪般的和氣，幾乎沒有一個爭論我能够記得的。

司各脫 無須告訴的了。他們怎樣互相友愛，我能看見啦。

梅約太太（追尋着自己的思路） 你沒有注意到，詹姆士，晚餐時個個人是多麼可異嗎？羅伯脫似乎有什麼事很是興奮；路史却是那麼慌忙好笑；阿安却坐着啞口無言，看來彷彿是失掉頂要好的朋友一般；他們對於食物都只細咬慢嚼。

梅約 也許他們都想及明天的事，像我們一樣罷。

梅約太太（搖頭） 不是的。我恐怕發生了什麼事——旁的事呢。

梅約 你意指——關於路史的事麼？

梅約太太 是的。

梅約（一會以後——縐着眉） 我願她和阿安並不會有嚴重的爭執。我常常以擇

配者的眼光希望他們遲早都要結合起來。你怎麼說呢，迪克？你以為他們倆結為夫婦好嗎？司各脫（點頭表示贊同）他們一對要成為美滿姻緣啦。

梅約 要是成了事，對於阿安却有許多好處。我並不是你要說的通盤籌畫的人，我主張應該讓少年男女自擇配偶，但是這種結合，他們兩個都有依理是不能忽視的利益。愛脫金士的田恰和我們的相鄰。牠們合攏起來，可以做成整齊漂亮的一塊地方，很可有做工夫的餘地了。以只有一個女孩的寡婦，加之長時臥病。愛脫金士太太對於田間應做的事，實在一點也不能做。她要一個男人，一個頭等的農夫，來主持一切事務；阿安恰是這麼的一個啦。

梅約太太（唐突地） 我並不以為路史愛阿安。

梅約 是嗎？對於這樣的事，也許婦人的眼睛厲害些，但是——他們常常共在一起呢。要是她現在不愛他，她將來大概也會愛上他的。（當梅約太太搖頭時）你似乎是很有定見的，克她。你怎麼知道的呢？

梅約太太 這只是——我所感覺的罷了。

梅約（他忽然想到了）你的意思並不是說——（梅約太太點頭。梅約輕視地咯咯地笑）笑話！我看不起你的眼光了，克她。吓，羅伯脫並沒有時間給路史，不過朋友罷了！

梅約太太（警告地）唏唏唏！（通外庭的門開了，羅伯脫進來。他幸福地微笑着，自己低聲在唱歌，但是他一進房內，一種神經不安的暗潮却在他態度上顯露出來了。）

梅約 你終於回來此地了！（羅伯脫跑前來坐在阿安的椅子上。梅約狡猾地向他的妻微笑）你這麼久幹了什麼事——打量星兒，看看牠們是不是通通毫無差池地出來了嗎？

羅伯脫 只還有一個是我還要尋找的，爸。

梅約（責備地）就那一個你也不應該費時去尋找的了——這是你最後的一夜啦。

梅約太太（彷彿她是對一個小孩說話的）這麼寒冷的一晚，你應該穿上外衣的，羅比。

司各脫（厭惡地） 全能的上帝呀，克脫，你對待羅伯脫彷彿他是一歲的嬰孩喲！

梅約太太（注意及羅伯脫的神經的不安了） 你看來是心中有事的，羅比。什麼事呢？

羅伯脫（艱難地吞嚥，把他們很快地望了一遍——然後堅決地開口說） 是的，有

事——有些我必須告訴你——你們大家的事。（他開始說話時，安德路靜悄悄地由後門進來，隨手把門關上，放燃着的燈於地板上。他在門旁站着不動，兩手斂着，靜聽着羅伯脫，臉上有極力忍痛的表示。羅伯脫聚精會神於他所要說的話，所以沒有注意到安德路的在場）有些在今晚我才發見的事——很美麗，很神奇——有些因為我不敢希望這樣的幸福能够降臨於我的緣故，我從前不曾想到的事。（請求地）你們都必須記住這個事實，好不好？

梅約（蹙額） 坦白地說罷，兒子。

羅伯脫（微帶輕視狀） 好，原因是如此，爸，我不去了——我的意思是說——我明天不能跟舅父迪克去——將來什麼時候也不能去啦。

梅約太太（釋然歡欣地太息） 哦，羅比，我是這麼喜悅喲！

梅約（驚訝） 你並不是當真的罷，羅伯脫？（嚴厲地）依我看來，你這麼突然地把你一切的計畫推翻，是很遲很遲了的！

羅伯脫 我許你記住：直到今晚我才知道自己。我從來不敢夢想——

梅約（激惱地） 你所說的是什麼傻氣的話呀？

羅伯脫（面紅） 今晚路史告訴我——她愛我。她說這話，是在我承認了我愛她之後。我告訴她，到了這個旅行布置停當，我才意識了我的愛，並實覺到這就是——要離別她了。這是實話。我從前並不知道。（彷彿對他們申明他的行為為無過）我並不會立意告訴她，但是——突然間——我覺得我必須告訴她。我並沒有想到告訴她有什麼關係，因為我就要走了。我又想她愛上了——別人。（慢慢地——他的眼睛閃閃發光）然後她哭起來說，她所愛的向來都是我，但是我却沒有看見。

梅約太太（衝過來撲抱他） 我知道了！你進來的時候，我正在告訴你的父親——



「哦，羅比，你不去，我是這麼的幸福喲！」

羅伯脫（吻她） 我知道了，你會喜悅的，媽。

梅約（迷惑地） 好，真是倒嚮！你真的把人們的心都弄亂了，阿羅。路史也是，她爲什麼突然變了態度呢？吓，我正在想——

梅約太太（匆忙地——一種警告的聲調） 不要管你正在想什麼罷，詹姆士。現在告訴我們也是枉然。（有含義地）你所希望的，不也是幾乎恰好一樣地實現了麼？

梅約（思索地——開始明白辯論的這邊的意義） 是的；我想你說的不錯，克迪。（在困惑之中搔首）但是結果竟然如此！和我所聽見過的完全衝突。（最後他起身帶着赧顏的微笑，跑過羅伯脫這邊。）我們喜歡你去了，你的媽和我，因爲你去了，我們都很思念你，這是一定無疑的；我們喜歡你已找得了幸福。路史是個好女子，將成爲你的賢妻啦。

羅伯脫（很是感動） 謝謝你，爸。（他握着他父親的手。）

安德路（他臉面緊張至極，跑前伸出手來，強作微笑） 我想現在輪到我來賀你了，

可不是？

羅伯脫（看見他的哥哥這麼突然地顯身在他前面，驚喊一聲）阿安！（不知所措）

吓——我——我並沒有瞧見你。你不是在此地，當着——

安德路 你所說的一切我都聽見了；現在祝你們幸福無量，你和路史。你們倆應得享

受世上最美滿的幸福啦。

羅伯脫（接他的手）謝謝，阿安，你人真好——（他瞧見安德路眼裏的苦痛時，他

說不下去了。

安德路（給他的弟弟一個最後的握手）祝你們倆好好運氣！（他轉身回去後面。

俯身去撫弄燈兒，以免他的感情被旁人發見。）

梅約太太（對船主說，船主是被羅伯脫的突變宗旨，驚嚇到一個字也說不出的）什

麼事呀，迪克？你不賀賀羅比麼？

司各脫（困惱）自然賀的！（他起身和羅伯脫握手，喃喃地說出含糊的話）祝你

好運氣，孩子。（他站在羅伯脫旁邊，彷彿他要再說一些話却不知道從何說起似的。）

羅伯脫 謝謝，舅父迪克。

司各脫 這樣子，你就不跟我來遜他船上了麼？（他的聲音表示出不相信。）

羅伯脫 我不能來，舅父——現在不能來。在別種情況之下，我無論如何都要來的。（他不自覺地歎氣）但是你明白我已找得了——一個更大的夢啦。（然後以很快樂高興的神情說）我要你們大家明白一件事——我再也不願倚靠你們，做個無所事事者了。這就是說，現在是我的新生命的開始啦。我從此要安居此地真心來種田，做我份下的事。我將證明給你看，爸，我是像你或阿安一般好的農夫，當我要做的時候。

梅約（仁慈地，又懷疑地） 這種精神是對的，羅伯脫。並不是有人懷疑你不願意，但是你從來沒有學過——

羅伯脫 那麼，我從此便來學習，你會教我的，可不是？

梅約（撫慰地） 自然我會教你，兒子，而且很喜歡教你，不過你起始至好不要太緊

張了。

司各脫（他曾在驚惶與駭怪交集之中傾聽着這種談話）你的意思並不是要告訴我，你也讓他留在家裏罷，詹姆士！

梅約 吓，事情就那樣了，羅伯脫可以依他的自由意志幹去的。

梅約太太 由他就是了！

司各脫（困惱漸增）那麼，我所要說的一切便是，你是個柔和的意志薄弱的可憐蟲，竟至允許一個孩子——和女人們——來隨意替你擺布你的大計的啦。

梅約（狡獪地悅樂）這於我恰和於你一樣，迪克。你不能命令海潮來迎合你，我也不敢自命我能够替年輕男女節制愛情啦。

司各脫（輕視地）愛情！他們並不够長大，他們瞧見愛時，也還莫明其妙！愛情！我替你害羞，羅伯脫，你竟讓暗地裏的一些撲抱接吻，來把你的自立爲人的機會破壞啦。沒有常識——完全沒有，沒有——一點也沒有，沒有（他在激怒中以拳擊桌）。

梅約太太（不禁被激得笑起她的哥哥來了） 你真是講愛情的很好的，一個，迪克，  
——像你這麼一個年老怪癖的鰥夫。請不要亂說了罷！

司各脫（被他們的笑話激得更生氣了） 我並不會像大多數的人們般做個傻子，  
要是那是你意所指的話。

梅約太太（譏刺地） 他們都是酸葡萄，（註三）是不是，迪克？（她笑。羅伯脫和他的  
父親咯咯地笑。司各脫激惱地滿口起沫） 唉，迪克，你真傻，沒有什麼也要發火啦。

司各脫（憤怒地） 沒有什麼！你說來彷彿我對於這件事全無關係的一般。我覺得

（註三）酸葡萄（sour grapes），可望而不可即之物之喻，人情對於已所不能得之物每目為不佳，故 Winnyam

說：“Society is sour grapes to those beyond its pale, but those who can value it press  
from it the wine of life.”（社會對於那些不守社會秩序的人為酸葡萄，但是那些能夠估量牠  
的真價的人，却從其中榨取人生的酒漿。）此處梅約太太嘲諷司各脫無夫以有妻子的人為傻子，大概  
以他們為酸葡萄也。

我是不得不把我的話說出了。我可不會和物主打了一切交涉，藏起一些特別的食物，都完全是爲羅伯脫起見嗎？

羅伯脫 你人真好。舅父迪克；我感激你。真的。

梅約 自然；我們都感激你，迪克。

司各脫（不受和解） 我會經預算這次航行，定然是有羅伯脫作伴的了——和他談談話，指示他，教誨他，諸如此類——我的心會經確定以爲可以有他，現在他忽然變卦，這次航行我是要加倍寂寞的了。（他拍桌，以圖掩飾這種怯弱的自承）無論如何，都是這一切癡氣的戀愛不好啦。（激惱地）但是這一切的談話，都並沒有告訴我，怎麼去處置那個已布置妥當的房艙。牠是通通塗了白色，睡板上已經買有了一張全新的蓆，和新被，和新氈等等。木匠又做了一個書架，讓羅伯脫可以帶書來放——書架又有一條橫木釘住，爲的是要讓船怎麼顛簸，書也不會倒出。（帶着激動的驚惶）你想沒有人來住那個布置好了的房艙的時候，我的手下的職員要怎樣懷疑我呢？船上的水手之類——他們又要怎麼想

呢？（他憤怒地搖其指）他們恐怕不免猜疑，我是打算帶婦人來的，她却到臨啓行時又佛然棄我而去了！（他想到這層痛心地拭額上的駭汗）全能的上帝呀！他們總是要拿那樣的口實來笑我的。他們那些東西，什麼事也易於輕信的！

梅約（擠一擠眼） 那麼現在你除却馬上去什麼地方找一個老婆來，叫她住那個煥然一新的房艙，是沒有辦法的了。而且她要漂亮，才和房艙相配。（他故作關心，望望自己的時表）你現在並沒有多大的時候來找她了，她克。

司各脫（當着旁的人微笑時——恨恨地） 你放狗屁，吉姆梅約！

安德路（由後門旁站着沉思的地方跑前來。他的臉有嚴肅的決定的表現） 你不要愁那個房艙沒人住罷，舅父迪克，要是你肯帶我去替代羅伯脫的話。

羅伯脫（敏捷地轉向他） 阿安！（他即刻瞧見他哥哥眼裏堅決的神情，馬上了解他這種決定的理由——驚惶無措）阿安，你必不好去！

安德路 你已那麼決定了，阿羅，現在我却這樣決定。你沒權干與這事的，記住。

羅伯脫（被他哥哥的聲調所傷）但是阿安——

安德路 不要干涉，阿羅——這就是我所要求的一切。（轉向他的舅父）你並沒有答覆我的問題，舅父迪克。

司各脫（清理喉嚨，不安地斜眼瞥了梅約一眼，梅約眼睛釘着他的兒子，彷彿他以為他是突然發了瘋似的）自然，我喜歡你來的，阿安。

安德路 那麼，事情就決定了。我能够在幾分鐘內把我要帶的小小的行李打疊完竣。  
梅約太太 不要做個傻子，迪克。阿安只是和你開玩笑罷了。

安德路（堅定地）我並不是開玩笑，舅父迪克。（當着司各脫還是懷疑地望着他）你不要害怕我會食言罷。

羅伯脫（他覺着安德路聲調中的含義，他心被傷）阿安！那是**不好**的！

梅約（蹙額）於我看來，這並不是開玩笑的資料——並不是阿安開玩笑的資料。  
安德路（面向他的父親）我跟你同意，爸，我再告訴你，一言為定，我已決意去了。



梅約（目瞪口呆——他不能懷疑安德路的聲音的堅決了——莫可奈何地）但是爲什麼呢，兒子？爲什麼呢？

安德路（閃避地）我常常都要去的。

羅伯脫 阿安！

安德路（半帶惱怒地）你住口罷，阿羅！（再轉向他的父親）我從來沒有提及過，因爲阿羅要去的時候，提及也是徒然；但是現在阿羅停留此地了，我是再也沒有理由不去的了。

梅約（呼吸困難）沒有理由？你能够站在那兒對我說那句話嗎，安德路？

梅約太太（匆遽地——看見怒雲四集了）他的一個字也不是真心說的，詹姆士。

梅約（向她做一種耍她靜默的體態）讓我說罷，克迪。（用一種較爲緩和的聲調）什麼事令你這麼突變了呢，阿安？你和我一樣地知道，恰當現在我們工作頂緊張的時候，猝然告知便行跑去是不好的事啦。

安德路（迴避着他的眼睛） 阿羅一學便會的。

梅約 羅伯脫並不是生成的農夫，而你却是。

安德路 你可很容易找一個男人來做我的工夫。

梅約（極力遏抑着自己的惱怒） 真怪，阿安，我常常以為你是聰明的，却要說出那種瘋話來。（輕視地）找一個男人來代你喲！你並不是此地的雇工，阿安，可以通知一聲要走走，像你剛才一樣。田地都是你自己的，和也是我的一樣。你耕牠種牠的時候，都有這種了解；你剛才說的你所要幹的事，只是放棄你的正當的責任罷了。

安德路（俯視地板——簡單地） 我心抱歉，爸。（稍微一停以後）再說也是沒用的了。

梅約太太（釋然） 哪！我知道阿安會覺悟的呀！

安德路 不要誤會，媽。我並不是解約呢。

梅約 你的意思是說你要去，不顧——一切嗎？

安德路 是的。我要去了。我不得不去。（他藐視地望着他的父親）我覺着不應該失掉這種機會，去遊歷世界，廣廣見識——我便要去了。

梅約（帶着厲害的輕視） 原來——你要去遊歷世界，廣廣見識嗎？（他的聲音增大，似怒而顫）我永不會料想到，我此生會有看見我的一個兒子敢於公然對我說一個天大的謊話的日子喲！（大罵）你是一個騙子，安德路，而且是個卑鄙的騙子喲！

梅約太太 詹姆士哪；

羅伯脫 爸呀！

司各脫 够了，够了，吉姆！

梅約（不顧他們的掩護） 他是騙子，他知道的。

安德路（面紅） 我不跟你爭辯，爸。你無論怎麼樣的不好來想我都可以。

梅約（在冰冷的憤怒之中，向安德路搖其手指） 你知道我說的是實話——這就是你不敢跟我爭辯的緣故啦！你說你要去遊歷廣廣見識的時候，便是騙人的話！你並不喜

歡遊歷世界的。我會撫養你長大，我知道你的習性，這習性就是我的習性。你去便是違背你的本性，要是你真的去了，你將來要悔恨的。彷彿我不知道你的逃跑的實在的緣故似的。逃跑就是頂的當的字。你要逃跑，因為你自己的弟弟得到了路史，你却被棄而生氣了——

安德路（他臉兒漲紅——緊張地）住口，爸！那種話我是不愛聽的——就你我也不愛聽的！

梅約太太（衝過阿安這邊，把他防禦地抱住）不要管他，安兒。他所說的都不是有意的話！羅伯脫呆呆地站着，兩手緊握着，臉現痛苦之狀。司各脫瞠目結舌地坐着。安德路安慰他的要哭出來了的母親。）

梅約（在惱怒的勝利之中）這是真話，安德梅約！你想一想都要愧死無地啦！

羅伯脫（抗辯地）爸！

梅約太太（由安德路那兒跑到他父親這兒，把兩手放在他肩上，彷彿要推他回去他剛才所坐的椅子裏似的）你不願靜些麼，詹姆士？請你靜些罷！

梅約（由他妻子的肩上望過去，望着安德路——嘲強地）——真話——千真萬確的  
話喲！

梅約太太 唏唏！（她用手指去掩他的口，但是他的頭却歪到一邊去。）

安德路（他已能自制了）——你錯了，爸，並不是真話。（以輕蔑的堅確的語氣）我並不愛路史。我從來也沒有愛過她，這麼的一件事，我腦子裏想也沒有想過。

梅約（以一種不相信的惱怒的鼻音說）——唵！你謊上加謊啦！

安德路（生氣——苛刻地）——我想無論誰要離開這個有福的田莊，你便以為除了那種不著邊際的理由，別無緣故，是解釋不通的。但是我却深惡而痛絕牠了——不問你願不願相信——這就是我喜歡得着一個機會來出外遊歷的緣故。

羅伯脫 阿安！不要去罷！你只是把事情弄糟些罷了。

安德路（恨恨地）——我不管。我在此地已經做了我份下的工夫。我要去時，我已經有權離開了。（突然悲憤交集，說話漸見激烈）這全部可咒詛的事件，我深惡而痛絕了。我恨

這田莊和牠的吋吋的地方。我深惡在污泥裏耕種，在太陽下流汗，像個奴隸，却得不到一聲感謝。（憤淚滾出來了——嘎聲地）我要去，永不回來；要是舅父勉克不願帶我去他船上的話，我會另找一條船。無論如何，我總要跑到別的地方去。

梅約太太（一種着慌的聲音） 你不要答他的話罷，詹姆士，他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話。等他神志恢復的時候，再對他說罷。請，詹姆士，不要——

梅約（把她推開；他的臉因怒氣沖沖而緊張變白。睜視着安德路彷彿他是恨他的）  
你敢——你敢對我說那種話嗎？你那樣來侮罵這個田莊——梅約的田莊——你生長的所在——你——你——（他捏緊一拳高舉頭上，恐嚇地向安德路跑來）你這該死的小  
犬嘍！

梅約太太（尖聲叫喊） 詹姆士哪！（她以兩手掩面，無力地坐落梅約椅子裏了。安德路還是站着不動，臉色灰白而堅定。）

司各脫（起身把兩臂伸過桌上向着梅約）在那兒靜着罷，吉姆！

羅伯脫（置身於父兄之間） 停罷！你發瘋了嗎？

梅約（捉住羅伯脫的手臂，把他推到一邊——然後在安德路前面站着喘氣，過了一刻。他用一搖着的手指指着門） 是的——去罷！——去罷！——你並不是我的兒子——並不是我的兒子！你要去入地獄也由你去，不要讓我再見你還在此地——在明天早上——不然——不然——我便要攆你出去喇！

羅伯脫 爸！千萬不要那麼說啊！（梅約太太大聲哭起來了）

梅約（他身體震動地吞嚥，睜視着安德路） 你去罷——明天早上——千萬不要回來——斷斷不准回來——我還生存的時候——不然，我將——我將——（他搖搖擺擺，喃喃恐嚇，大踏步跑向後方右邊的門去）

梅約太太（起身抱着他——昏亂地） 詹姆士！詹姆士！你去那裏呢！

梅約（含糊地） 我去——睡覺，克迪。不早了，克迪——不早了。（他出去了）

梅約太太（跟着他，昏亂地爭辯） 詹姆士！收回你對阿安說的話罷。詹姆士！她跟

他出去了。羅伯脫和船主，用受驚的眼光送着他們。安德路站着不動，眼向前直視，兩拳捏緊於腰側）

司各脫（最先說話——歎一口氣）唉，他被激怒時，他才是惡魔呢！你不應該那樣對他說及田莊的，阿安，你知道他會惱怒得多麼厲害啦。（又歎一口氣）好，你不要以他在惱怒中所說的話爲介意罷。他稍爲安靜下來時，他會後悔呢。

安德路（必然的聲音）你不知道他。（藐視地）說了的話總是說了，不能收回了；我却選擇定了。

羅伯脫（強烈的抗議）阿安！你不能去的！這事這麼混沌而可怖！

安德路（冷然地）一分鐘內我將對你說，阿羅。（被他哥哥的態度壓倒了，羅伯脫兩手托着頭，沉下在一個椅子裏。）

司各脫（跑過來拍着安德路的背）我很喜歡你來航海，阿安。我中意你的精神，和你對他說話的情形。（把聲音降低爲一種戒慎的耳語）你並不是半死的却是靈活的少



年漢，海才是於你最適宜的地方啦。（他給阿安最後的嘉許的一拍）你和我同去航行，要像學生兄弟一般融洽的，等着看罷。我就回船上睡覺了。不要忘記打疊你的行李喇。在可能範圍內，睡一忽罷。我們要在他們起身之前，很早就私私地出去。可以免得再生爭論。羅伯脫可以運送我們到鎮裏，把馬帶回。（他跑向後面左方的門去）好，晚安。

安德路 晚安。（司各脫出去了。兄弟二人沉默着。一刻。然後安德路跑過他弟弟這邊，一手撫着他的背。他充滿着感情，低聲說）鼓起勇氣來，阿羅。牛乳已經倒出，哭也徒然；（註四）事情都會有好結果的——我們無妨希望。所發生的事，都是沒有辦法的。

羅伯脫（放肆地） 但是你說謊。阿安，你說謊啦！

安德路 自然我是說謊。你知道，我也知道——但是那是大家都應該知道的事。

羅伯脫 爸將永不赦你。哦，這全盤的事是這麼逆乎情理——而悲慘。你爲什麼以爲你必須跑開呢？

（註四）牛乳已經倒出，哭也徒然。卽瓶已破矣，顧之何益。

安德路 你不問也知道的。你知道爲什麼的。（狠狠地）我能祝你和路史享受世界上的一切好運氣，我真的這麼祝了，我又是誠心誠意的；但是你不能盼望我留在此地，看守着你們倆共在一起，日復一日——我却孤另另的。我不能忍——在我預定了一切停留此地的計畫，以爲——（他聲碎了）以爲她是愛我以後。

羅伯脫（把一手放在他哥哥的臂上） 上帝呀！這是可怖！想起我們一輩子曾經這麼友愛，我會成爲你的受苦的根源，我覺着多麼的罪過。要是我能够預料什麼事會發生，我敢對你誓言，我決不對路史說一個字的。我誓言我不能說的，阿安。

安德路 我知道你會不說；那却更爲不妙，因爲路史因此便要受苦了啦。（他拍着他弟弟的肩部）事情這樣是頂好的。事情要這樣的，我却要去航海，那就是了。過了一些時候，爸會明白我的感情的。（當着羅伯脫搖頭時）要是他不明白——好，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啦。

羅伯脫 但是想想媽罷！上帝呀，阿安，你不能够去喲！你不能够去喲！

安德路（兇狠地）我必得去——跑開去！我爲勢所迫了，我告訴你。停留此地，我便要發瘋，因爲每一秒鐘都會念及我會怎麼傻氣啦。我必得跑開，努力把事情忘記，要是我能夠的話。我要是不走，我便會恨田莊，恨牠引起我的舊恨新愁。這種耕田工作，我再也不能感到興趣了，因爲是沒了可見的目標的緣故啦。你不能明白牠會成爲什麼一種的地獄嗎？你也愛她，阿羅。設身處地，記住我並沒有停止愛她，却不能愛她，要是留着不去的話。那對於你和她難道是好玩的事嗎？設身處地替我想罷。（他兇狠地搖他弟弟的肩）你會幹什麼呢？把實話告訴我罷！你愛她。你會幹什麼呢？

羅伯脫（哽咽地）我會——我會去喲，阿安！（他聳肩哭泣，兩手掩面）上帝呀！

安德路（似乎全身突然輕鬆了——用一種低而堅定的聲音說）那麼你知道我不得不去的緣故了；再也沒有什麼要說的了。

羅伯脫（在一種反叛的狂瀾當中）爲什麼這事要降臨於我們呢？這是可咒詛的事啊！（他放肆地四顧，彷彿他要找得負責的命運來報仇）

安德路（慰安地——再放手於他弟弟的肩上）發火也是徒然的了，阿羅。事情已定。（強作微笑）我想路更有權來選擇她的意中人的；那並不是你的不是。她已好好地選擇了——上帝降福於她罷！

羅伯脫 阿安哦，我願我能够告訴你我是覺着你爲人是多麼的好啊！

安德路（慌忙打斷他的話）不要多說了！我們睡覺去罷。我要於距日出許久以前起身。你也是的，要是你要來送我下去的話。

羅伯脫 是的。是的。

安德路（把燈火弄小）我却還要收拾行李啦。（他完全疲倦地呵欠）我是困倦得像我會連續耕種了二十四小時的一般。（懶慢地）我覺着——死了。（羅伯脫又以手掩面。安德路搖頭，彷彿要把他的思想驅除，可憐地極力裝作高興輕快說下去）我要熄燈了。來罷。（他拍他弟弟的背。羅伯脫不動。安德路俯身把燈吹熄。他的聲音自暗中發出。）不要坐在那兒悲傷了，阿羅。事情終見分曉。來睡睡覺罷。一切事件到底都會有好結果啦。（羅

伯脫可以聽見是顛頓地起身了，兄弟二人的黑色的身軀，可以看見是在摸索着向後方的門走去：而

(幕落)

## 第二幕

### 第一景

和第一幕第二景一樣。田家的會客廳，三年後的中夏，赤日炎炎的一天，大約十一點半鐘的時分。窗子都大開着，但沒有微風去吹動骯髒的白布窗簾。後方的門被補綴的布簾遮着。由此門可以望見外庭，外庭的小小的草場，中有一泥路，由大路旁的白椿籬笆的門，直達此門。

此廳已經改變，其改變的成分，外面的形態不若一般的空氣這麼多。疏忽，無能，不動的證據，從瑣事上可以看出。椅子以乏油漆而敝壞；檯蓋多污而歪斜；窗簾多孔；一個小孩的洋囡囡，缺着一臂，放於殮櫃下；一鋤立於屋角；一個男人的外衣放在後面的榻上；書桌上亂堆着零碎東西；許多書亂堆在碗碟榻上。炎熱枯燥的日子的使人無力的晝午，似乎已穿入廳內來了，令得無生之物也蒙着失望的疲竭的臉孔。

殞檯左端，預備着一個給人午殮的地方。由通廚房的開着的門口，傳來洗盤碟的聲音，間以一個婦人的激惱聲，和一個小孩的抱怨的哭聲。

幕啓，梅約太太和愛脫金士太太可見是面對面坐着，梅約太太在檯後，愛脫金士太太在檯右。梅約太太的臉，已經失掉一切特質，崩解了，變成一副無力的假面，有一種常常以不安舒而流淚的，莫可奈何的，悲哀的表現。她說話的聲音，是不定的，不敢確說的，彷彿她已經喪失了一切意志的力量。愛脫金士太太坐在有輪的椅子裏。她是個瘦的，臉色灰白的，看來並不聰明的女人，大約四十八歲，眼無情而有光。多年來的一個半身不遂的病患者，天天坐在一個有輪的椅子裏要人來推上推下，她已發達了有痼疾的病人的自私，易怒的性格。兩個女人穿的都是黑色。愛脫金士太太一面說話，一面神經興奮地織東西。一球未用的線，有針穿之，安放在梅約太太前面的檯上。

愛脫金士太太（以一種不悅的神情望望檯上預留的地方）羅伯脫又像平常一樣午殮時也還不回來了。我不明白爲什麼路史要預備牠，我已經這麼告訴了她。許多次我

對她說過，現在是你制止他的謬妄的時候了。難道他以為你是開間酒店——沒有一個人來幫忙的嗎？但是她不睬我。她是幾乎和他一樣的不好——以為她比我這個老病的人知道多些。

梅約太太（癡癡地） 羅比什麼事都常常遲緩的。他不能禁呢，沙拉。（註五）

愛脫金士太太（嗤之以鼻） 不能禁！你怎麼只是，克脫，原諒他呢！誰也能禁他們所用心去禁止的事——只要他們身體強壯，不會被弄得無可奈何像我一樣——（作為一個虔敬的追想。她加上說）——由於上帝的所願的時候。

梅約太太 羅比不能。

愛脫金士太太 不能！真要令我發瘋，克脫梅約，看見上帝賦與以靈活的四肢的人們。

（註五） 沙拉（Sara）古代一個公主之名，其事未詳。此處用為梅約太太的一種口頭禪，大概等於中國女人之



游蕩廢時，把一切事情都弄糟——我却無力幫助，任他們擺布，你可以說啦，並不是我不會把正當的法子指教他們。我會對羅伯脫說了不知幾次，告訴他事情應該怎麼辦。你知道的，克脫梅約。但是，你以為他會聽過我所說的話嗎？或者路史——我自己的女兒會聽過我嗎？不，他們以為我是個顛狂怪僻的老婦，已經半死了的，我早些死去，不再累他們，那還於他們更好些。

梅約太太 你必不好那麼說，沙拉。他們並沒有那麼兇惡啦。你的日子又還長呢。

愛脫金士太太 你像旁的人一樣，克脫。你不知道我的死期是多麼近了。好，至少我能够帶着一個清明的良心，去就我永久的安息。我已盡力之所能去防止此家的衰敗了。衰敗降在他們頭上去罷！

梅約太太（帶着絕望的冷淡） 事情也許還要糟些。羅伯脫一點耕田經驗也不會。有過。你不能希冀他一天內便學會啦。

愛脫金士太太（鋒利地） 他已經有了三年來學習，倒愈學愈壞，不僅你的田地，就

我的也已流爲荒廢，我却沒有辦法去防止喇。

梅約太太（微帶確說的語氣） 你總不能不說羅比工作勤奮了罷，沙拉。

愛脫金士太太 試問工作勤奮又有什麼用呢，要是工作勤奮而毫無所成就的話；

梅約太太 羅比運氣不好呢。

愛脫金士太太 由你說罷，克脫，事實具在，你不能否認自兩年前你的丈夫逝世以後，事情已一天糟似一天啦。

梅約太太（以手巾拭眼淚） 他的逝世是上帝所願呀。

愛脫金士太太（勝利地） 這是上帝對於詹姆士·梅約的處罰喇，他一生褻瀆而否認上帝，罪孽深重喇！（梅約太太低聲哭起來了）哪，克脫，我知道我不應該提醒你的。他得着和平了，可憐的人，而且得着赦宥了，讓我們祈禱罷。

梅約太太（拭淚——簡單地） 詹姆士是個好人。

愛脫金士太太（沒有聽見這句說話） 我只是說，自羅伯脫管家以來，事情已經一

天糟似一天啦。你不知道事情是多麼倒霉了。發生了什麼事，羅伯脫都不告訴你；事情近在目前，你也會看不見。但是，謝謝主，路史當着他的措施激得幾乎發瘋的時候，還時或來和我商量。你知道她昨晚告訴我什麼話嗎？但是我忘記了，她說過不要告訴你的——然而我想你是應該知道的，不讓這樣的事在你背地裏進行却是我的義務啦。

梅約太太（沒精打彩地） 你可告訴我，要是你要的話。

愛脫金士太太（把身子傾向她——低聲） 路史對於此事幾乎怕得發瘋了。羅伯脫告訴她要把田來押款了——他說他不知道不押田，怎樣能够握得收成時分，他又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弄錢到手。（她坐直——憤怒地）現在你以為你的羅伯脫是什麼人呢？

梅約太太（退讓地） 要是真的要話——

愛脫金士太太 你並不是要說你願意簽字把你的田押去罷，克脫梅約——在我警告了你以後？

梅約太太 羅比說必要做的我都願做。

愛脫金士太太（舉起兩手）好，真傻氣喲！——好，這是你的田，不是我的，我再也沒得話說了。

梅約太太 也許羅比將支持到阿安回來整頓家務的時候。這樣的時候快到了罷。

愛脫金士太太（怪高興的）路史說阿安應該隨時可以到了。羅伯脫算來他要什麼時候到此地呢？

梅約太太 他說因為遜他是條帆船，他不能算得很準確的。他所接的前一封信，是由英格蘭，當他們啓行回家那一天發的。這已一月多了，羅比以為他們現在已經愆期了。

愛脫金士太太 那麼，我們可以讚美上帝，他將於危機一髮的時候回來啦。他應該倦遊思家，再來落土做工了。

梅約太太 阿安向來都在做工呢。他在迪克船上做頭等官了，他寫信羅比說。你知道的。

愛脫金士太太 這種船上的傻氣的事，做一些時候是不错的，但是他此時必然已經

討厭牠了。

梅約太太（沉思地） 我不知他有多大改變沒有。他往常看來這麼漂亮而強壯的。（歎一口氣）三年嚟！彷彿更像是三百年。（她眼睛含淚——可憐地）哦，要是詹姆士能够活到等他回來——赦宥他，那就好呀！

愛脫金士太太 他永不會的——詹姆士梅約不的！他可不會不管你和羅伯脫怎樣去使他心軟，他到最後都還是硬心腸不恕他嗎？

梅約太太（微帶惱怒） 他怎麼敢說那句話呢！（傷心）哦，我知道他的內心深處，他赦宥阿安的，雖然他是太過倔強，不肯承認。這就是他的致命傷——恰因為他的倔強的驕傲令他心碎啦。（她用手巾拭淚而哭泣。）

愛脫金士太太（虔敬地） 這是上帝的意志啊。（小孩的哭聲由廚房傳來。愛脫金士太太氣惱地縐眉，）討厭的那個小東西，彷彿她是故意令人心神不寧，而時時叫喊的。

梅約太太（拭淚） 天熱，她受不起呢。瑪麗這些日子都不覺得怎麼好些的，可憐的

小孩嚇！

愛脫金士太太 她的病是由她的爸那兒得來的——無時不病。你不能否認羅伯脫常常有病像個孩子般。（她深深歎氣）他們倆結婚真是個瘋狂的錯誤。我當時反對，但是路史卻這麼迷心於羅伯脫的澁情的詩意，她不聽從我。阿安纔是恰好配她的一個啦。

梅約太太 我會常常想，那樣辦，事情也許會好些。但是路史和羅比共在一起似乎也够幸福了罷。

愛脫金士太太 無論如何這是上帝的工作——他的工作必得完成。（兩婦人靜靜地坐着過了一刻。路史由廚房進來，抱着她的兩歲的女兒，瑪麗，一個漂亮但是多病而看來臉黃的小孩，淚痕滿面。路史看來是老了許多。她的臉已失掉了年輕與新鮮。她的外表微帶無情與怨恨。她坐在檯前的搖椅裏，疲倦地歎氣。她穿一身蘇布衣服，腰間繫着一條骯髒的圍裙。）

路史 唉，天氣真熱死人呀！廚房像個火爐。吓！（她把潮濕的頭髮由前額推回腦後。）

梅約太太 你爲什麼不叫我來幫忙洗盤碟呢？

路史（簡短地） 不。那邊熱得要你的命呢。

瑪麗（看見檯下的洋囡囡，在她母親膝上掙扎要下去）囡囡，媽媽囡囡！

路史（把她拉住） 現在是你睡覺的時候了。你不能玩囡囡了。

瑪麗（拖長聲音哭起來了） 囡囡！

愛脫金士太太（激惱地） 你不能使她安靜嗎？她的叫喊，足以打破人家的耳鼓的。

放她下來，讓她去玩囡囡罷，要是這可以使她靜默的話。

路史（放瑪麗於地板上） 哪！我願你會滿足而安靜了罷。（瑪麗在檯前地板上坐

下，靜默地玩洋囡囡。路史望望檯上預留着的地方）真奇怪，阿羅一次也不試試依時回來

用膳。

梅約太太（癡癡地） 定然又有什麼不如意事了。

路史（沒精打彩地） 我想是的。看來似乎近來常常有不如意事的。

愛脫金士太太（詞鋒銳利地）不會的，要是你有一點勇氣，你允許他隨時回來用膳的思想——你卻做工！我從來不曾聽見過這麼一回事。你人太好了，這就是煩惱所由起啦。

路史 不要向我嗷嗷不已了罷，媽，我怕聽你了。我願依我所喜歡做去；你不干涉，我便感謝了。（她拭她前額的汗——沒精打彩地）呸！天氣太熱，辯論不得。我們還是講些愉快的事的好。（好奇地）一刻前，我不是聽見你們在談阿安的事嗎？

梅約太太 我們正在懷疑他什麼時候到家呢。

路史（欣然）阿羅說，現在無論那一天，他都可以突然抵家，令我們驚異的了——他和船主看見他回來田間，定然看來是很自然的事。

愛脫金士太太 我們無妨也希望田地將看來更爲自然，當他幫忙種田的時候。事情現在怎麼樣！

路史（激惱地）請你再也不要那樣說了罷，媽？我們都知道事情沒有辦妥。你時時



抱怨有什麼用呢？

愛脫金士太太 哪，克脫梅約！那不是我剛才告訴過你的嗎？連對我自己的女兒，我也不能說一句忠告的話，她是那麼驕強而自是啦。

路史（以兩手掩耳——在觸怒中） 够了，媽！

梅約太太（癡癡地） 不要介意。阿安回來，他會把一切都弄妥的。

路史（充滿希望地） 哦，是的，我知道他會的。他常常知道應該做的恰好的事的。（帶着疲竭的困惱）要他回家來，把現在弄得這麼糟糕的事件，通通從頭做起，才羞人呢。

梅約太太 阿安會打理的。

路史（歎氣） 我想阿羅理家，事事不如意，並不是他的過失。

愛脫金士太太（輕視地） 噫！（她氣惱地扇着自己）上帝的福地（註六） 喲，但是

（註六） 上帝的福地（Land of Goshan），上帝賜給以色列人的富饒之地，地在埃及却得免埃及流行之災殃（見耶教經典）。由此凡富饒的光明的福地亦稱 Land of Goshan。但愛脫金士太太說及牠，用以表示希望或歎息罷了。

這兒熱得很呀！讓我們出去後面樹下罷，那兒有些微清風。來罷，克脫。（梅約太太服從地起身，動手把病人的椅子輪向有布簾的門去）你也還是來涼涼的好，路史。這於你有益的。教訓他一頓，讓他自己去弄伙食罷。不要做這麼的傻瓜啦。

路史（跑前去，替她們拉開布簾——冷淡地）他不在意的。他並吃不多。但是無論如何我不能跑開，我勢必要伏侍嬰孩睡覺了。

愛脫金士太太 我們去罷，克脫。我在此地熱得要命了。（梅約太太輪她左邊去了。路史回來，在她椅子裏坐下。）

路史（機械地）跑前來，讓我脫去你的鞋襪罷，瑪麗，這才是好女孩呢。你現在要睡覺了。（小孩繼續在玩，彷彿她並沒有聽見，聚精會神於洋囡囡。路史的困倦的臉忽有一種懇切的表現。她的門竊窺了一眼——然後起身到書桌前。她由書桌信架上取下一信，帶信連忙跑回椅子上。她打開信封，很感興趣地讀信，兩頰因心中激動而起紅暈。羅伯脫跑上後面的路，靜悄悄地打開有簾的門，跑入廳內來。他也老了。兩肩下垂，彷彿因擔子太大所致。

眼睛遲鈍而無生氣，臉被太陽所燻，不剃已多日，條條的汗痕，流過他的有薄層灰塵的兩頰。嘴唇的嘴角下垂，使他有一種絕望，屈服的表現。三年的光陰，已使他的嘴及頰加弱。穿的是外褲，長統靴，一件頸部張開的佛蘭絨汗衣。

羅伯脫（把自己的帽子擲到睡椅上——疲倦地太息一聲）唉！今天太陽真熱啊！（路史着驚。最初她做一種本能的動作，彷彿要把信藏在胸懷裏似的。她馬上想起更好的辦法，坐着手拿着信，用輕蔑的眼光望着他。他俯身吻她。）

路史（覺着他的頸——激惱地）你爲什麼不剃呢？你看來怕人啦。

羅伯脫（冷淡地）我忘記了——這種天氣剃也太麻煩。

瑪麗（撇着洋囡囡，奔跑向他，幸福地叫喊）爹爹！爹爹！

羅伯脫（把她提到他的頭上——鍾愛地）這個大熱天，我這個小小的孩子好過不好過呢？

瑪麗（幸福地喊叫）爹爹！爹爹！

路史（困惱） 不要那樣耍她罷！你知道現在是她睡覺的時候了，你會弄得她不想睡；然後我便要守着她等她安睡了。

羅伯脫（在檯左椅上坐下，懷抱着瑪麗） 你不要愁。我會放她去睡啦。

路史（簡短地） 你必得回去作工，我想。

羅伯脫（歎一口氣） 是的，我忘記了。（他望見路史膝上的開着的信）又讀阿安的信了嗎？我想你此時已完全記得牠了。

路史（變色，彷彿被人指摘了什麼似的——輕蔑地） 我有權讀牠的，可不是他說的？這封是給我們大家的啦。

羅伯脫（微帶生氣） 權麼？不要這麼傻。權是不成問題的，我只是說讀了這麼多次以後，你必然知道牠裏邊的一切了。

路史 好，我並不。（她把信放在檯上，沒精打彩地起身）我想現在你要午殮了。

羅伯脫（漠然地） 我不想要。我並不飢。

路史 我卻在此替你保存得熱熱的！

羅伯脫（生氣地） 哦，那麼好罷。拿來，我試吃吃看。

路史 我要先放她睡覺去。（她跑前去要由他懷裏抱過瑪麗來）來罷，乖乖。現在時候過了，你現在難能不睡覺了。

瑪麗（叫喊） 不，不！（向她父親喊）爹爹！不！

路史（指摘羅伯脫） 哪！現在看看你幹了什麼事罷！我告訴你不要——

羅伯脫（簡短地） 由她罷，那麼。隨她的意便是好的。她在一分鐘內便會在我懷裏睡着的，要是你不再擾她的話。

路史（發火） 她不會做這樣的事的！我要教她注意我啦！（以指點着瑪麗）你這頑皮的孩子，喲？媽媽告訴你，要你好的時候，你會跟她來嗎？

瑪麗（抱住她的父親） 不，爹爹！

路史（惱怒） 你真非打不行，你這小姑娘——你要是不當心些，我便要打你，你聽

見沒有？（瑪麗慌張地哭起來了。）

羅伯脫（忽然發怒） 不要管她罷！我不會常常告訴你，你不要以鞭打恐嚇她嗎？我不答應的。（撫慰哀哭着的瑪麗）哪，小女子！小孩必不哭的。你哭，爹爹便不喜歡你。爹爹抱住你，你必須答應爹爹像個好的小女子去睡覺。爹爹要你睡時，你睡嗎？

瑪麗（抱住他） 睡的，爹爹。

路史（望着他們，她的灰白的臉堅定而緊張） 你真會教訓人們怎樣做事！（她咬唇。夫婦彼此相望，他們的表情像是互相嫉惡一般；然後路史假作不關心的一聳肩，轉身走了）好的，你要是以爲這麼容易，便請你照料她罷。（她跑入廚房去了）

羅伯脫（摩着瑪麗的頭髮——慈愛地） 我們來表示給媽媽看，你是個好的小女子，好不好？

瑪麗（欲睡地沉吟地） 爹爹，爹爹。

羅伯脫 我們來看看罷：你的母親是在你睡覺以前脫去你的鞋襪的嗎？

瑪麗（眼睛半閉着點頭） 是的，爹爹。

羅伯脫（脫去她的鞋襪）我們來表示給媽媽看，我們知道怎樣做這些事的，好不好？  
脫去一隻舊鞋了——又脫去一隻舊鞋——脫去一隻舊襪——又脫去一隻舊襪。現在通通脫完了，多麼佳美，涼爽，快活。（他俯首吻她）現在要是爹爹帶你上床，你應承馬上便睡覺嗎？（瑪麗欲睡地點頭）這纔是好的小女子呢。（他小心地抱起她來，抱她進寢室去。他催小孩睡覺的歌聲，微微可以聽見。路史由廚房出，取得檯上的盤子。她聽見室內的聲音，蹣跚足門口窺之。然後她起身回廚房，但還站着想了一刻，臉現不能掩飾的嫉妬之色。聽見房內聲響，他連忙跑入廚房去。一刻後羅伯脫再進來了。他跑前來，拾起瑪麗的鞋襪，胡亂塞到檯下去。然後，看見廳內無人，跑到碗碟櫃前，揀出一本書。回來椅子上坐下，馬上便專心致志在讀書了。路史由廚房回來，帶出他的堆滿食物的盤子，和一杯茶。她把食物及茶放在他面前，回她原位坐下。羅伯脫繼續讀書，沒有注意到檯上的食物）

路史（在氣惱地看守着他一刻以後） 唉，請你放下那本老書了罷？你不知道你的

食物快要冷卻了嗎？

羅伯脫（闔書） 原諒我罷，路史。我並沒有注意到呢。（他拈起刀和叉，細咬慢嚼地吃起來，原來沒有胃口。）

路史 我願你關心我一點，阿羅，不要時時都遲回用膳了罷。要是你以為在那熱烘烘的廚房裏替你保暖食物，熱得要發昏，是好玩的事，你卻錯了啦。

羅伯脫 我心抱歉，路史，我真的抱歉。天天都有事情來延攔我。我心想依時回來的。

路史（嘆一口氣） 心想是不算的。

羅伯脫（帶着一種求和的微笑） 那麼罰我罷，路史。讓食物冷卻去，不要為我麻煩罷。

路史 我還是一樣要等你吃完來洗東西啦。

羅伯脫 但是我能夠洗呢。

路史 那麼便要攪得亂七八糟！



羅伯脫（裝作心中輕快） 這種天氣，食物能夠冷，也算好運氣了。（當着路史不答話或微笑時，他打開書，又讀起來了，時或勉強吃一口食物。路史在激惱之中眼釘着他）

路史 而且，你要做你自己的應該做的工夫啦。

羅伯脫（心不在焉地，眼還在看書） 是的，自然。

路史（怨恨地） 時時讀書，工夫總是做不完的。

羅伯脫（惘然把書闔起） 我讀書以怡情，你爲什麼總是要來嘵嘵不休呢？是不是因爲——（他忽然自制）

路史（變色） 因爲我是太傻氣了，不懂得，我想你是要這麼說罷。

羅伯脫（赧顏地） 不是——不是。（激得生氣）你爲什麼要迫我說出我無意去說的話呢？我力耕這個多難的田，你不再來煩累我，不也已經夠煩累了嗎？你知道我多麼艱難來撐持局面，任憑惡運氣——

路史（輕視地） 惡運氣喇？

羅伯脫 和我自己很明白的不適於耕種，我還要加上說；但是你總不能否認其中也許是有運氣不好的地方罷。你爲什麼不把事情細細的思量呢？我們爲什麼不能合作呢？我們常常都能夠的。我知道家道不與你也難過。那麼，我們爲什麼不易互相阻礙爲互相幫助呢？

路史（陰鬱地） 我儘我所知的做去。

羅伯脫（起身放一手於她肩上） 我知道你那麼做的，但是讓我們倆再幹好些罷。我們倆都能夠改善的事情不順利時，便請不時說一些鼓勵的話罷，縱然是我的過失所致。你知道自爸逝世以後，我是獨力支持啦。我並不是個農夫。我從來也不會想做個農夫。但是處在這種家境之下，沒有旁的什麼事我可以做的了，我無論如何，只得幹下去。你幫助我，我幹得來。你阻礙我——（他聳肩。一停。然後他俯身去吻她的頭髮——力作高興狀）那麼那層你應承我了；我卻應承你依時回來——和旁的你吩咐我的事。這不是一種交換嗎？

路史（癡癡地） 我想是的。（他們的談論被大聲敲廚房門的聲音打斷了）有人

在廚房門外。（她連忙起身出去。一刻後她再現身。）是朋呢。

羅伯脫（蹙額）又有什麼事了，我不知道？（大聲）進來此地罷，朋。（朋由廚房進來。他是個高大笨拙的少年漢，一副粗重傻氣的臉，一對鬼賊狡猾的眼。穿的是外褲，靴之類，戴一頂闊邊的粗草帽，歪到腦後。）好，朋，什麼事呢？

朋（懶洋洋地）刈草機壞了。

羅伯脫 吓，沒有的事。剛剛前禮拜修理好的。

朋 也一樣壞了。

羅伯脫 你不能把牠修理嗎？

朋 不。不知道那鏽爛了的東西那裏壞了。牠總是不工作了。

羅伯脫（起身去拿他的帽子）等一刻，我便來看看牠。大概總不是怎樣壞的。

朋（莽撞地）無論如何，於我總沒有什麼關係的了。我要去了。

羅伯脫（着急地）你不是說你要拋去此地的工夫罷？

朋 事情就是那樣？到了今天我做滿一個月了，我要工錢啦。

羅伯脫 但是你爲什麼現在要去呢，朋，你知道我的工夫是這麼忙碌的時候？這麼匆匆通知便去，我很難找得別一個人的。

朋 那就是你要籌畫的事啦。我要去了。

羅伯脫 但是你的理由是什麼呢？你並不是說我待你不好罷，是不是？

朋 不，並不是那層。（搖着手指）看此地罷。我被人笑得慌了，那就是了；我在第姆士家（Timms）得了工作；我便辭掉此地啦。

羅伯脫 被人笑麼？我不明白你。誰個笑你呢？

朋 他們都笑我啦。我在早上運牛乳下來的時候，他們都來笑我，嘲弄我——像那個上哈利士家（Harris）的孩子，那上史羅坎家（Stoum）的新來的漢子，下密德士家（Meades）的比爾伊文思（Bill Evans）和其餘在他們那兒做工的人。

羅伯脫 這是個不替我做工的離奇的理由。你替第姆士做工的時候，他們不會一

樣地笑你嗎？

朋 他們不敢啦。第姆士是此地環近最好的田莊。他們笑我替你做工，那就是了！梅約田裏事情怎麼樣了？他們朝朝都叫。「羅伯脫現在幹什麼了呢——放牛於麥田嗎？他今年也和去年一樣用雨水來調製乾草嗎？」他們喊。「或者他在創造電氣取奶機，來促他的沒有奶的牝牛，滴出硬牛奶來嗎？」（很是困惱）這就是和他們說的一樣；我卻再也不能容忍了。個個人都常常知道我是此環近的一等雇工，我不願他們看輕我。所以我便辭你而去了。我又要我的工錢啦。

羅伯脫（冷淡地） 哦，要是那是你要去的原因，那麼，你便滾蛋去罷，工錢等我由市上拿回來時，明天給你——現在沒有！

朋（轉身向廚房的門） 那我就好了。（他出去時，他又回頭說）當心明天要給我，不然，恐怕要對你不起。（他不見了，門瀰然關上了。）

羅伯脫（當着路史由通廚房的門口站着的地方上前，沮喪地在她原位坐下的時候）

那懶怠的該死的傻瓜喲？而今刈草以製乾芻的事又怎樣呢？這就是事不由我吩咐的一個例。誰也不能說這事是我的過失啦。

路史（對於旁的任一個，他也不敢那麼幹的（怨恨地，瞥了檯上的安德路的信一眼）幸而阿安快回來了。

羅伯脫（並不恨惡）是的，阿安在片刻間也能看出應該做的恰好的事的。（帶着一種親愛的微笑）我不知那個老鈍人有多大改變沒有？從他寫的信件看來，他似乎沒有多大改變的，可不是（搖頭）但是我總懷疑在他經過這次旅行以後，他還願意再來度這種單調無味的田園生活與否。

路史（恨惡地）阿安並不像你。他愛田園的。

羅伯脫（沉湎在他自己的思想裏頭——熱心地）上帝，他所看見過經驗過的事物，喲！想想他曾經到過的地方罷！我常好夢想的一切神奇遙遠的地方喲！上帝呀，我是多麼羨慕他喲！多麼好的一種旅行喲！（他跳起來，本能地跑到窗前，向天邊凝望）

路史（尖酸地） 我想你現在是以你不曾去得而後悔了？

羅伯脫（太過被他自己的思想佔住了，沒有聽見她——報復地） 哦，那些外面的可惡的小山呀，我常常以為應承我這麼多東西的小山呀！我現在變成多麼憎恨來瞧見牠們了！牠們像是一個窄狹的牢獄的空地的圍牆，把我關住，使我和生命之一切自由和神奇隔絕！（他回身廳內，有一種厭惡的體態）有的時候，我想，要是不是因為你，路史，和——（他的聲音變軟）——小小的瑪麗，我願拋棄一切，向那條大路跑下去，心裏只抱一個願望——只是要把世界的整個的極邊放在我和那些小山之間，我才能恢復自由！（他沉下他的椅子裏，帶着厲害的自輕而微笑）我又做我舊日的癡氣的夢了啦。

路史（用一種沉抑的聲音——她眼睛冒煙） 你並不是僅有的一個啦！

羅伯脫（沉埋於他自己的思想裏頭——尖酸地） 阿安呢，他卻是有機會的——他所謂有什麼呢？他封信讀來都像個農夫的——日記！我們現在到新加坡了。這是塊骯髒的窟穴般的地方，比地獄還熱。兩個水手患熱病死了，我們的人手便不夠了。我很願意

船再啓行，雖然船在這些波濤洶湧的海上駛來駛去，也是種討厭的工作。（輕視地）這就大約是他把東方的印象總括起來說的情形啦。

路史（她的自抑的聲音震顫着） 你無須取笑阿安啦。

羅伯脫 當我想起——但是那有什麼用處呢？你知道我並不是取笑阿安的爲人，但是他的對於事物的態度卻是——

路史（她眼發光——發爲不可控制的憤怒） 你也來取笑他嗎！我不能忍受喲！你應該自己知恥啦！（羅伯脫在詫異之中眼釘着她。她憤憤地說下去）真是有資格來評判任何人的——在你以懶惰偷閒把一切事件都弄壞的情形以後喲！——和你的做事的笨拙的情形喲！

羅伯脫（惱怒地） 不准說這種話，你聽見沒有？

路史 你指摘——你自己的兄弟，他過去勝你十倍——將來也必勝你十倍啦！你嫉妬地，那就是了！嫉妬他，因爲他已成爲堂堂男子，而你卻不過是一個——不過是一個——



(她以太過憤怒而說不清楚)

羅伯脫 路史！路史！你那麼說，你將後悔。

路史 我不會的！我永不會後悔的！我只是把我想了多年的東西說出罷了。

羅伯脫(震駭) 路史！你不能那麼說啦！

路史 你以為怎麼樣——和你這麼一個人共處——因為你從來不能像旁的人們般，做個能力充分的男子，來工作做事，而時時受苦。但是不！那層你永不承認的。你以為你比旁的人們優勝得這麼多，受了大學教育，你其實在那裏一點東西也沒有學得，只管讀無聊的書本，不做工。我想你以為我應該以得為你的妻子而自傲——像我這麼一個可憐的無知的東西，(兇狠地)但是我並不。我恨做你的妻子！我恨瞧見你。哦，要是我早知道就好啦！要是我不會做這麼的傻瓜，聽你的沒有價值，癡氣，由書上讀來的有詩意的說話就好啦！要是我能夠瞧出你的真我——像你現在的一樣——我寧死也不和你結婚，我們共住不上一個月，我便後悔了。我便知道你真像什麼了——卻已太遲了。

羅伯脫（他聲音提得很高）而今——我才明白你真像什麼——什麼一個——一個我會共處的生物啊。（帶着一種粗澀的笑聲）上帝喲！並不是我不會猜想到你是多麼卑鄙而渺小——但是我總是對我自己說，我定然錯了——像個傻子喲！——像個該死的傻子喲！

路史 你剛才說過要是不是因為我，你更要跑出去。好，你可以去，愈快愈好啦！我毫不在意啦？除掉你，我還喜歡啦！田地也會好些。自你管理牠以來，牠便得了災殃。所以去罷！去做你常常要做的一個流氓罷。這就是於你頂合適的。沒有你，我能過活，你不要愁。（歡喜欲狂）阿安快到家了，不要忘記呀！他將把事情治理得停停當當啦。他將表示出一個男子能夠做的事來！我不需要你。阿安快到了。

羅伯脫（他們倆都站着。羅伯脫捉住她的兩肩，睜視着她的眼睛）你是什麼意思（他狠狠地搖她）你在想些什麼呢？在你的邪僻的心裏頭的是什麼呢，你——你——（他的聲音是一種粗澀的呼喊）

路史（一種藐視的尖銳的叫喊）是的，我的意思就是這樣！你要殺我，我也要把牠說出來！我愛阿安。真的！真的！我常常愛他。（歡悅地）他現在也愛我！我愛我！我知道他愛我。他常常愛過我的！你也知道他愛過我啦！所以去罷！你要去罷！

羅伯脫（把她推開。她搖搖欲墮倒退檯邊含糊地）你——你這賤婦！（他站着怒視她，當她靠過來以檯支身在喘氣的時候。寢室裏來一種小孩醒來的着慌的大聲的號啼。啼聲不斷。夫婦二人在驚惶中站着彼此互望，他們突然覺着他們的可怖的角影的響了。一停。馬車的聲音由屋前的大道上傳來。兩人，忽為同樣的預感所打擊，屏息聽之，彷彿在聽一種夢裏所聽得的聲音。聲音停止了。他們聽見阿安在路上又長又高的招呼聲——喂！喂！）

路史（窒息的歡呼）阿安！阿安！（她衝上去握住有籐的門的引手，就要打開牠了）  
羅伯脫（用一種命令的強制服從的聲音）停罷！（他跑到門前，輕輕地把震顫的路史推開。小孩的啼聲更高了。）我去迎阿安。你還是進去看瑪麗罷，路史。（她藐視地望了

他一刻，但是他眼裏有些東西令她不得不轉身，慢慢地跑入寢室去。）

阿安的聲音（更大的呼聲） 喂喂，阿羅！

羅伯脫（用一種極力裝作高興的呼聲回答他） 嚇囉，阿安！（他開門跑出去而

（幕落）

## 第二景

田間的一座小山頂上。次日早大約十一句鐘時候。是日天熱而無雲。遠處的海可以望見。

山頂微向左下斜。中央向後方的地方立着一塊大圓石。較遠的右方，一棵大橡樹。由左方的前景，有一條路經過變白的爲日所炙的草上，而達山頂，隱約可見。

羅伯脫可見是坐在圓石上，兩手托着下頰，朝着海方的天邊凝望。臉色灰白而憔悴，表現出一種完全失望的神情。瑪麗坐在他近旁草地上，樹蔭之下，在玩洋囀囀，幸福地自己在

唱歌。俄而她好奇地瞥了她的父親一眼，便把洋囡囡扶起靠橡樹立着，跑過來攀到他的旁邊。

瑪麗（拉他的手——懇求地） 爹爹病了嗎？

羅伯脫（強作微笑望着她） 不，乖乖。爲什麼呢？

瑪麗 同瑪麗玩罷。

羅伯脫（溫柔地） 不，乖乖，今天不。爹爹今天覺着不高興玩。

瑪麗（抗辯地） 玩罷，爹爹！

羅伯脫 不，乖乖。爹爹真的覺着病了——一點。他頭痛得厲害呢。

瑪麗 瑪麗看看。（他俯首。她拍他的頭髮） 不好的頭。

羅伯脫（吻她——帶着微笑） 哪！現在好些了，乖乖，謝謝你。（她緊緊地接近他。他

們兩個向着海方望了一會。最後羅伯脫慈愛地轉向她）你願意爹爹跑去嗎？——跑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好嗎？



噓着。他的外狀沒有改變，只是他的臉因為多年在熱帶爲日所燻，已深深地變了黃銅色；但是他的舉止已有一種決定的改變。舊日的易與的好性情，似乎已經部份地喪失於一種活潑的做事務般的敏捷之聲音體態中。他的說話裏頭有一種威權的音調，彷彿他是慣習於發號施令，要人視之爲當然而遵守之的一般。身穿樸素的青色制服，頭戴商船上的官員的帽子。）

安德路 你在此地嗎？

羅伯脫 嚇囉，阿安。

安德路（跑過瑪麗那兒） 這個我找得的孤另地跟你一起的年輕姑娘是誰呢？  
個漂亮的年輕姑娘是誰呢？（他搔弄在笑在爬的瑪麗，然後兩手伸直把她擎到頭上）  
顛呀倒呀！（他再放她於地上）你就在那兒玩罷！（他跑過來，在石上羅伯脫旁坐下，羅伯脫坐在一邊讓出地方給他）  
路史告訴我或者可以在此山頂找着你；但是不得如何我也猜想不到。他親愛地戲擗他弟弟的肋骨）又玩你的老把戲了，你這老乞丐，嚇！我還記得舊日

你是怎麼的慣來此地發呆做夢啦。

羅伯脫（帶着微笑） 我現在上來此地，是因為這是此田間最涼快的地方啦，我已不做夢了。

安德路（粲然） 我不相信。那種習氣你不能有多大改變的。（一停以後——帶着稚氣的熱誠）喂，現在我們在此地，又像舊時一樣，可以靜靜地兩人暢談了。我回到家裏覺着很是歡快。

羅伯脫 我們得你回來也很是歡快。

安德路（一停以後——有含義地） 我會跟路史去看這塊老地方。事情似乎不是

羅伯脫（他臉發紅——簡短地打斷他哥哥的話） 不要管那可恨的田地罷！讓我們講些有趣的事。我要一個人對你談談，這是第一個機會。把關於你的旅行的事告訴我罷。

安德路 吓，我想我在我的信裏頭，已經把一切事告訴過你了。



羅伯脫（微笑） 你的信只是——大網罷。

安德路 哦，我知道我並不是著作家。你無須怕損傷我的感情啦。我寧再經一次大風，卻不願寫一封信。

羅伯脫（帶着懇切的興趣） 那麼你曾經過一次大風嗎？

安德路 是的——在中國海。把所有的帆通通捲起，給牠吹了兩天。我想我們定要去見海龍王（註七）了。從來不會夢想到，海波能夠有這麼大，風能夠吹得這麼猛。要不是因為舅父迪克是一個這般好的船主的話，我們大家都葬身鯊魚之腹了罷。因為結果我們少了一枝大桅檣，上自而下上的第二節檣（main top-mast），便不得不駛回香港去修理。但是這一切我必然已經寫信告訴過你了。

羅伯脫 你並沒有說過啦。

安德路 好，因為要把船繕修，航髒的工夫這麼多，我必然忘記了啦。

（註七）海龍王，原文是 Davy Jones，即海神之名。

羅伯脫（望着安德路——驚異）忘記一個大風麼？（微帶輕視）你是個離奇的結合物。你告訴了我的就是你所記得的一切麼？

安德路 哦，要是我要盡情對你說來的話，我可給你滿腹詳情。這只是羊毛般鬆軟的一碼闊的地獄罷了，我要告訴你。你應該到到那兒啦。我記得風濤至險惡時，會念及你，對自己說，這才可以送治阿羅的關於美麗的海的觀念呢，要是他看見了的話。這次大風也可醫治你呢，你可打賭！（他着重地點頭）

羅伯脫（冷淡地）海給你的印象似乎不大好啦。

安德路 我要說簡直不好呢！我將永不立足於一條船了，要是可以避免——除非我要去火車不通非船不行的地方。

羅伯脫 但是你會研究做船上的官員啦！

安德路 要幹些事件，不然我要發瘋。船上度日如年啦。（他笑）至於你常常心嚮往之的東方呢——好，你應該看看牠，聞聞牠嘍！在他們的污穢的狹窄的為熱帶太陽所煙蒸

的街道上走一趟，你便要終身憎惡你所常常夢想的「怪奇與神秘」了。

羅伯脫（帶一種厭惡的瞥視向他哥哥退縮） 那麼，你在東方所找得的一切只是一種惡臭嗎？

安德路 一種惡臭嗎！成萬種的惡臭！

羅伯脫 但是你卻中意有些地方。由你的信件來判斷——西德尼（註八）波納斯意里斯（註九）——

安德路 是的，西德尼是個好市鎮。（熱誠地）但是波納斯意里斯——卻是個頂好的地方。阿根廷這個國家，人在那兒，是有機會成事的。你說的不錯，我喜歡牠。我還要告訴你，阿羅，牠就是恰當我看了你們一會能夠得一條船的時候我所要去的地方。我能夠得一個二等官的缺分，到了那兒，我便上岸。我將需要舅父所給我的工資全部，來在波納斯意里斯

（註八）西德尼（Sidney），加拿大爾部之海港。

（註九）波納斯意里斯（Buenos Aires），南美洲阿根廷之首都。

經營事業啦。

羅伯脫（眼釘着他的哥哥——慢慢地） 那麼，你並不停留於此田間嗎？

安德路 吓自然不！你以為我停留嗎？停留便要沒有一點意思。打理這小小的地方，我們倆有一個也够了啦。

羅伯脫 我想這地方現在於你自然似乎是小了。

安德路（沒有注意到羅伯脫聲調裏頭的譏誚） 你並不知道，阿羅，安根廷是什麼一個光明的地方。我曾得一個在香港結識的海水保險的人的一封信，介紹我和他的在波納斯惹里斯做穀物生意的兄弟認識。他十分喜歡我，還有更重要的，我再回去那兒，他便給工我做。我前次到那兒時也許就在那兒做工的了，只因我不能在舅父困難之中把他撇棄，我又答應了你們回家啦。但是我就要回那兒去，你賭，我到了那兒你便可看我高昇啦！（他拍他弟弟的背）但是你不以為這是個大機會嗎，阿羅？

羅伯脫 這於你——是好的，阿安。

安德路 我們叫這個爲一塊田——但是你應該聞及那下面的田——十方英里的，我們却只得一畝。這是個新國家，做大事業的機會多——我要在我死之前，成就一些大事業。講到耕田，我是知道的，關於穀物我也知道一些。近來我也曾讀了不少五穀的書啦。（他注意到羅伯脫的心不在焉的表示，他笑）醒罷，你這舊詩書蟲，我知道我講及事業，便要令到你來扼我的吭的，可不是？

羅伯脫（帶着一種困惑的微笑）不，阿安，我——我剛剛碰到想及別的事罷了。（繃眉）近來有許多時候我願我能有你那種治事的一些能力呢。

安德路（淡定地）我有些要說的話，阿羅——關於田的話，你不介意嗎？

羅伯脫 不。

安德路 今早我和路史在田上走過——她告訴我事情——（閃避地）我能够看見田地已經衰頹了；但是你必不好自責啦。當任何人命運不佳的時候——

羅伯脫 不要那麼說罷，阿安！都是我的不是。這層你和我一樣知道的。我從來所曾做

到的頂好的事只是量入爲出罷了。

安德路（一停以後） 我已儲蓄了一千塊錢，你拿去罷。

羅伯脫 不。你要拿來在波納斯惹里斯做本錢呢。

安德路 我不要。我能够——

羅伯脫（堅決地） 不，阿安！一言爲定，我不願聽你說及這層喲！

安德路（抗辯地） 你這固執的老棍徒喲！

羅伯脫 哦，收成以後，一切事情都將有個穩固的根基啦。不要愁罷。

安德路（懷疑地） 也許。（一停以後）真太不好了，爸不能生存來看管種種事件。

（動情）聽見他死去時，我很傷心。他永不——心軟，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關於我來說？

羅伯脫 他永不明白，這是說好聽一點的話。他現在總心軟了。

安德路（一停以後） 你已忘記了一切——使我不得不去的事情了嗎，阿羅？

伯脫點頭，但他的臉還是閃避着。我在那時，是比你還更厲害的不成東西的傻子啦。但是我去了，却是神意所在。結果我瞧見了自己會怎樣愚弄自己聽，我在海上不及六個月，我便完全忘記那事了。

羅伯脫（轉而搜索地望入安德路的眼睛去） 你在說——路史麼？

安德路（不知所措） 是的。我不願你誤會，不然，我便什麼也不說的。（正望着羅伯脫的眼睛）我說我已忘記了許久的時候，我是把真話告訴了你。這麼容易把事情遺忘，於我誠然不大好聽，但是我想那時我讓牠支配我的，只不過一種小孩的觀念罷了。我現在斷定我並不會愛過——我只是自以為在愛着而覺着好玩——而且是一個自己的英雄罷了。（他釋然大大地歎一口氣）哪！上帝，我喜悅那觀念已脫離了我的胸中了。我自抵家，我便覺着難為情，心裏以為你們倆會怎麼想啦，（聲音微帶懇請之情）你現在心中已經把這事平息了罷，可不是，阿羅？

羅伯脫（低聲） 是的，阿安。

安德路 我又將告訴路史，要是我有勇氣的話。她定然覺着我的回家有些滑稽——我們往往常常這麼共在一起——並不知道我對於此事的感覺怎樣啦。

羅伯脫（慢慢地） 或者——爲她起見——你還是不告訴她的好。

安德路 爲她起見嗎？你以爲她不願我再提及我舊日的傻氣嗎？然而，我總以爲這將更爲不好，要是——

羅伯脫（衝口而出——用一種悲苦的聲音） 隨你的意做去罷，阿安；但是請你現在千萬不要說牠了！（一停。安德路摸不着頭腦望着羅伯脫。羅伯脫在一刻後又說下去，用一種他欲使之保持平靜而未能的聲音）原諒我，阿安。這倒霉的頭痛已使我神經破碎了。

安德路（喃喃） 好的，阿羅——只要你長此不以我而痛心啦。

羅伯脫 舅父迪克到今早就還不回來他去了那裏呢？

安德路 他跑下港口裏去照料遜他船上的事，他說他並不確切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他回來時，我便要下去打理那船。這就是我穿上這些衣裳的緣故啦。

瑪麗（指着山下左方） 看罷！媽媽！媽媽！（她掙扎起來。路史在左方現身。她身穿白色衣服，表示她是剛剛修飾好的。她看來漂亮，臉紅，精神煥發）

瑪麗（奔跑到她母親那兒） 媽媽！

路史（吻她） 嚇囉，乖乖！（她跑向大石前，冰冷地對羅伯脫說）約克(Cake)有些事要見你。他在他做工的地方做滿了。他在路上等你啦。

羅伯脫（起身——沒精打彩地） 我就下去了。（當他望路史時，注意到她外狀的改變，他因痛心而臉色陰沉下去）

路史 請帶瑪麗同去罷。（對瑪麗）跟爹爹去，那才是好女子呢。大媽已經把你的午餐準備好了。

羅伯脫（短促地） 來罷，瑪麗！

瑪麗（拉着他的手，幸福地在他旁邊跳着）爹爹！爹爹！（他們下山左方去了。路史目

送着他們一刻，縹着眉——然後帶着一種微笑轉問阿安）我就要坐一坐了。來罷，阿安。這將和舊時一樣啦。（她輕快地跑上石頂坐下）由屋裏出來覺着這兒是這麼的美好而涼爽喲。

安德路（在大石旁邊半坐着）是的。這兒很好。

路史 因為尊重你的到家，我今天休息了。（興奮地笑）我覺着這麼自由，我願身生兩翼，飛過海去。你是個男子。你不能知道這是多麼可怕而可厭——時時烹調和洗盤洗碟啦。

安德路（把臉一歪）我能够猜想的。

路史 而且，令堂恰恰又堅持要替你弄你到家的第一次的大餐，你回來了她是那麼幸福。她趕我出廚房的情形，那麼駭人，你會想她以為我是設計來毒害你啦。

安德路 這就媽的本性呢，上帝賜福她呀！

路史 她會很是聖念你。我們大家都聖念，你不能否認田也聖念啦，在今早我們巡視

這個地方時我指示你看，告訴你聽以後。

安德路（眉頭一縐）事物都衰頹了，這是個事實！這於可憐的老羅，實在太爲難了。

路史（輕視地）都是他自己不是。他對事物一點興趣也沒有呢。

安德路（責備地）你不能責備他啦。他並不是生來耕田的；但是我知道他已經替你和老人和小女盡力做去了。

路史（冷淡地）是的，我想他已盡力做去。（忻然）但是謝謝天，那些日子現在都過去了。阿羅常常歸咎的『惡運』將命脈不長了，當你來管理的時候，阿安。向來田地所需要的，都是要靈巧，有遠見而能隄防將來所會發生的事的人啦。

安德路 是的，阿羅沒有那種靈巧。他自己也坦白地承認。我就要來找個好男人給他——一個有經驗的農夫——來耕種，以薪水及百分之幾的紅利爲報酬。這才可以替代阿羅做一切事，他自己便再也不用愁煩得要命了。他看來很是憔悴，路史。他應該保重才是啦。

路史（心不在焉地）是的，我想。（因為他的說話的前部，她的心充滿着預感）你爲什麼要雇人來照料呢？我看，彷彿現在你已回來，雇人是不需要的。

安德路 哦，自然我在此地時我會打理一切的事件。我是就我去了以後來說。

路史（彷彿她不能相她自己的耳朵似的）去了麼？

安德路 是的。當我再往阿根廷的時候。

路史（震駭）你去航海嗎！

安德路 不去航海，不；我只是最後做個船上短工在海上經過罷了。我要下波納斯意里斯去做穀物生意啦。

路史 但是——那是很遠的地方——可不是？

安德路（從容地）大約六千英里。這完全是個旅行啦。（帶着熱誠）我在那下面有了一個好機會，路史。不信可問阿羅。我剛才把這一切的事告訴了他了。

路史（臉上勃然變色）他可曾阻止你去嗎？

安德路（駭怪） 沒有，自然沒有，爲什麼呢？

路史（慢慢地抱怨地） 那恰像煞了他——不阻止你。

安德路（怨恨地） 阿羅是我很好的知己，他知道我決定了一件事情的時候，他總是不試來阻止我的。我一告訴了他這是多麼好的一個機會，他又便能明白啦。

路史（昏迷地） 你是定要去的了？

安德路 當然的事。哦，我並不是說馬上便去。我要等一條駛去那兒的船，大概還要許久。無論如何，我未去的短時期內，我要停在家裏，跟你去訪問舊好啦。

路史（不欲言地） 我想。（突然悲痛）哦，阿安，你不能够去喲！你不能去。吓！我們大家都想過去——我們大家都曾希望祈禱，你回家來留着，在田間住着，料理事情啦。你必不好去喲！想想你去了媽會怎樣的悲傷罷——你讓阿羅去掌管田地牠會怎樣的被破壞罷。你能够明白這層啦。

安德路（蹙額） 阿羅並不會幹得這麼壞。我得了一個男人來管理事情的時候，田

地會够安穩的。

路史（固執地） 但是你的媽呢——想想她罷。

安德路 我的出外，她已慣習了。她知道我去是爲她計爲我們大家計都最好的時候，她不會反對的。你問問阿羅罷。在那下面兩年之內我便可發財，等着看罷；然後我便回來安居，把這個田變成爲全邦內最良的地方。當其時，我可在那下面幫助你們倆。（懇摯地）我告訴你，路史，我一上岸，我便可得心應手，要是勤奮工作和一種上進的決心能够做到的話；我知道牠們能够啦！（興奮地——用一種頗驕傲的聲調）我告訴你，我覺着我做大事比安居此地更適合些。無論如何，這是這次航行所賜。牠令我明白世界是比我舊日向來所想的更大。固守此地像一隻蒼蠅在糖漿裏，我是再也不能滿足的了。此地總有些似乎是沒有多大價值的。你應該能够了解我的感情啦。

路史（癡癡地） 是的——我想我應該。（一停以後——她心中疑忌突起）阿羅告訴了你什麼話——關於我的麼？

安德路 告訴關於你的吓，沒有什麼啦。

路史（緊揪着他） 你告訴我的是實話嗎，阿安梅約？他並沒有說——我——（她不知所措地停着）

安德路（駭異） 沒有，他並沒有說及你，我能記得。爲什麼呢？什麼令到你以爲他說了呢？

路史（自扭其手） 哦，我願我能够明白你是不是在說謊呀！

安德路（憤憤地） 你說的什麼話呀？我並不是慣於對你說謊的，可不是而今又究竟有什麼理由要說謊呢？

路史（仍然不信） 你敢擔保——你願發誓——並不是因爲理由——（她向下望，半轉身離開他）那個同一的理由，前次令到你去的，現在又令你不得不去了罷？因爲若果是的——我便要說——你必不要去——不要因爲那個緣故而去啦。（她說完時，她的聲音沉降爲一種震顫的溫情的私語。）

安德路（不知所措——強笑一聲）哦，原來那就是你所要說的麼？好，關於那事，你再也不用愁煩了——（淡定地）我決不怪你，路史，經過了前次我跑去時我幹了那又啞又傻的事，我再回來，你自然覺着不安啦。

路史（她的希望碎了——帶着痛心的喘氣）哦，阿安！

安德路（誤會）我知道我不應該對你說及這麼傻氣的事的。然而我想還是把這事說個明白，我們三個方能像多年前般共在一起，不會以爲我們的一個會有不好的想頭而愁煩啦。

路史 阿安請了！不要說了！

安德路 我已說了，便讓我說完牠罷。這可爲消除誤會之助。我決不願你以爲做過一次傻子的便常常都做傻子，不願你以此地因爲我的傻氣而時時不高興啦。我願你相信我已把那種愚妄的事忘記了許久——而今——似乎——好——彷彿你會常常做過我的妹妹，那就是了，路史。



路史（再也不能忍耐了——昏亂地笑） 爲上帝的緣故，阿安——請你不要說了罷！（她再以兩手掩面，她的下重的兩肩在震顫）

安德路（悲傷地） 我看，彷彿今天我一開口，便是得罪人的。阿羅用的幾乎是同樣的話來拒絕我，當我要對他說明此事的時候。

路史（兇狠地） 你告訴了他——你所告訴我的話嗎？

安德路（驚訝） 吓當然！爲什麼不呢？

路史（聳肩） 哦，我的上帝！

安德路（震駭） 爲什麼呢？我不應該麼？

路史（昏亂地） 哦，我不管你幹什麼事！我不管！你也不要管我罷！（安德路起身跑下小山左方，被她的行爲攪得煩亂，心傷，大大地昏頭昏腦了。）

安德路（一會以後——指着山下） 嚇囉！他們此地回來了——船主跟着他們。他怎麼能够回來這麼快呢，我不解？這就是說，我要趕快跑下港口去船上了。阿羅帶着小

（他回來大石旁。路史的臉還是閃避他）上帝，我從來不曾見過一個父親和一個小孩這麼親密像阿羅的！他恰是看守着她的一舉一動。我並不怪他。你們倆都應該覺着她是可憐以自傲的。她當然是個得天獨厚的女孩呢。（他瞥着路史，看看這種很明白的再得其歡心的企圖有什麼效果沒有）我能够瞧見她的像阿羅的地方隨處都很顯著，你能够嗎？但是也有不可否認是你的小孩的地方。她的一對眼有些——

路史（可憐地） 哦，阿安，我頭痛喲！我不願談話喲！不要理我，好不好？

安德路（站着眼釘着她一刻——然後邊跑邊用傷心的聲調說）這裏附近的人今天似乎個個都是不能忍耐的。我開始覺着彷彿我是不受歡迎的了。（他站在左方路旁，用鞋尖踢草。一刻後，船主迪克司各脫進來，羅伯脫抱着瑪麗跟着。船主似乎完全沒有改變，還是三年前愉快的大聲談話的樣子。他穿一套和安德路的相似的制服。他因為爬山弄得喘氣而呼吸不勻，肆力在抹臉上的汗。羅伯脫敏捷地瞥了安德路一眼，注意到他的沮喪的外貌，然後轉眼望路史，路史當他們近前時，已經移轉了位置，背向着他們，兩手托着下頰，向

海方凝望，)

瑪麗 媽媽！媽媽！（羅伯脫把她放下，她便奔跑去她母親那兒。路史轉身，以一種突然的強烈的溫情抱她於懷中，敏捷地再背向着他們。下面的事在表演，她繼續抱着瑪麗）

司各脫（咻喘地） 咻！我得了好消息給你啲，阿安。讓我呼吸停勻後再說。咻！全能的上帝呀，爬登這個可惡的小山，比在有風時爬上小橫帆上的地方還不容易啦。我要休息一會兒。（他在草上坐下，抹着臉）

安德路 我並沒有想到你這麼快會回來的，舅父。

司各脫 我也並沒有預算到；但是我在水手之家（註十）得了一點關於船的消息，便回來此地找你啦。

安德路（懇切地） 什麼消息呢，舅父？

司各脫 在那家門前經過，我想還是順便跑進去告訴他們，我在下一幫因為你要離

（註十）水手之家（Seamen's Home）大概是水手聚集之所，如俱樂部之類。

開將缺少一個船副。他們的管理船務的人，特別關心的問及你。『你以為他願充輪船上的二副的缺嗎，船主？』我想及你要南旋布拉脫河（註十二）流域去的時候，我要說不完了；因此我問他：『她是什麼船，她開赴那裏呢？』她是叫做愛爾巴棧（El Paso）一艘全新的商船，』他說：『她開赴波納斯惹里斯啦。』

安德路（他的眼閃閃發光——興奮地）上帝，那是運氣呀！她什麼時候啓行呢？

司各脫 明天早上。我並不知道你要不要這麼快再行離去，我就把這個意思告訴了他：『告訴他我將把這個缺留着等他等到今天下午很晏的時候罷。』他說。事情是這麼樣，你可自己選擇啦。

安德路 我要去就職。也許不知要若干個月，才能再碰着一艘開赴波納斯惹里斯兼有一個缺的船呢。（他的眼睛望望羅伯脫，又望望路史，然後收回來——懷疑地）然而——討厭得很——明天早上很快便到。我願她一禮拜內不開行啊。那我才有機會——我——

（註十一） 布拉脫河（Plato），在阿根廷與烏拉圭間之一條河，長一百八十五英里。此處用以指阿根廷。

到家便行跑去，似乎難以爲情啦。然而這又是千回得一的機會——（徵求羅伯脫的意思）你以爲怎樣呢？阿羅！你如是我，你會怎麼幹呢？

羅伯脫（強作微笑）他遲疑不決的，你知道。（盛額）這是碰着你的一个好運氣——我想你應該自己去擒住牠。但是不要問我來替你決定罷。

路史（轉身望着安德路——用一種強烈的怨恨的聲調）是的，去罷，阿安！她敏捷地又轉過身來了。接着是大家都覺着不好說話的一刻）

安德路（思索地）是的，我想我要去。這事結果於我們大家都會最好不過的，你以爲是不是呢？阿羅！（羅伯脫點頭但不說話）

司各脫（起身）那麼，事情就決定了。

安德路（現在他已然有定地決定了，他的聲音又帶着充滿希望的力量與精神而鏗鏘了）是的，我要去就職。我去得快些，回來也快些，這是一定的；將來我再也不會空手回來了。你賭我不會的啦！

司各脫 你並沒有多大時候了，阿安。要把事情弄妥。你最好趕快離開此地。我要馬上回船上去。你最好跟我來罷。

安德路 我將回屋裏打疊行李馬上就去啦。

羅伯脫（靜悄悄地） 你們兩個都在此地用膳罷，好不好？

安德路（愁煩地） 我不知道。還有時候嗎？現在什麼時候了，我不明白？

羅伯脫（責備地） 媽！會特別爲你弄大餐呢，阿安。

安德路（面紅——害羞地） 地獄！我剛才忘記了！自然我不問要失掉什麼船，我也要在家用膳的。（他轉問船主——靈敏地）來罷，舅父。跟我跑下屋裏去，你一路可把關於那個缺分的專說明白一點。我要在用膳前收拾行李啦，（他和船主動身向左方去。安德路回頭叫道）你也快回來罷，好不好，阿羅？

羅伯脫 好的。我就下來了。（安德路和船主走了。路史放瑪麗於地上，兩手蒙着臉。她的兩肩在搖動彷彿她在哭泣似的。羅伯脫用一種嚴肅陰鬱的神情凝望着她。瑪麗倒退向

着羅伯脫跑來，她的驚奇的眼睛釘着她的母親。）

瑪麗（她的聲音茫然受嚇，拉着她父親的手） 爹爹，媽媽在哭，爹爹。

羅伯脫（俯下身去撫摩着她的頭髮——用一種他努力使勿粗澀的聲音） 不，她並不哭，小女子。太陽傷了她的眼，那就是了。你現在開始覺着飢餓了嗎，瑪麗？

瑪麗（決然地） 是的，爹爹。

羅伯脫（有含義地） 現在定然是你午餐的時候了。

路史（含糊的聲音） 我來了，瑪麗。（她連忙拭乾眼淚，不望羅伯脫，跑過來拉瑪麗的手——沉悶的聲音）來罷，我得把午餐給你。（她由左方跑去，眼睛望着地下，跳躍的瑪麗拉着她的手。）羅伯脫等她們先跑了一刻，然後慢慢地跟着走去，而（幕落）

## 第二幕

### 第一景

和第二幕第一景一樣——田家的客廳，五年後十月杪一天早上大約六點鐘的時候。天未黎明，但當表演進行時，窗外的黑暗漸漸褪成灰色。

客廳被一盞油燈照着，多煙的燈罩脫卸了立在檯上，一切都呈凋謝死滅之狀。窗簾都爛而且髒，有一個又沒有了。關着的書案蒙着積塵，成爲灰色，彷彿是多年不會用過了。壁上的紙，滿是霉點，不成樣子。舊地氈上，隱約可見有通廚房及後面的門的路。無蓋的餐檯上，都是熱盤子或倒出的食物所印成的污痕。一張搖椅的橫木已壞，却笨拙地用一塊白木板修補了。一種棕色的鐵鏽，衣被着不黑的火爐。一堆柴却在爐旁靠牆不經心地堆着。

廳內的全部空氣，和多年前的相反，是一種習於貧窮，絕望地屈服了，再也不自覺其可羞或不能自覺了的空氣。



幕啓，路史可見是坐在爐旁，伸手向火取暖，彷彿廳內空氣是潮濕而寒冷的。一條重的圍巾包過她的肩部，半掩着她的正式喪服，她老得可怕了。她的灰白，縐紋很深的臉，像頑石般缺乏事情，彷彿對於她什麼事也不會發生的了，她的動情的能力已經疲竭了。她說話時，她的聲音是沒有音節，低而單調的。身上衣服的疏忽的凌亂，帶有白髮的頭髮的不整不潔的布置，多泥的鞋跟被踏下了，完全證明她對於生活的漠不關心。

她的母親睡在爐旁後方她的有輪的椅子裏，被氈子包着。

後面寢室的房門開着，傳來一種聲音，彷彿有人起身了，路史轉身向那方，面帶遲鈍的氣惱之色。一刻後，羅伯脫現身門口，軟弱地倚門以支其身。他頭髮長而不剪，臉面和身體都消瘦了。額骨上有一塊一塊的鮮明的紅色，眼睛以發熱而在燃燒。身穿厚絨布褲，佛蘭絨汗衫，足踏爛的氈拖鞋，沒有穿襪。

路史（遲鈍地）· 唏——唏——唏！  
媽媽在睡覺呢。

羅伯脫（用力地說）我不驚醒她啦。（他軟弱地跑到櫃旁的一張搖椅前，坐下，筋疲力竭的樣子。）

路史（凝望着火爐）你還是跑到火爐旁來的好，這兒暖呢。

羅伯脫 不。我現在都熱得不可開交了。

路史 那是熱病。你知道醫生告訴過你，不要起來跑上跑下啊。

羅伯脫（氣惱地）那個年老的守舊者，喲！他什麼也不知道。上床去停着在那兒——這就是他唯一的藥方啦。

路史（冷淡地）現在你覺得怎麼了呢？

羅伯脫（輕快地）好些了！從來都不會覺着這麼的好啦。真的我現在好了——只是還很弱。這是個轉機了，我想。自此以後，我將痊愈得這麼快，令你驚訝——却並不是那鄉下的庸醫老傻子的功勞啦。

路史 他常常看護我們啊。

羅伯脫 你的意思是說，他常常促我們之死罷！他『看護』爸和媽和——（他聲碎了）——和——瑪麗啲。

路史（遲鈍地） 他竭他所知的做去了，我想。（一停以後）好，阿安帶着一個專門醫生快來了。那應該適合於你啦。

羅伯脫（尖酸地） 那就是你整晚等着不睡的緣故嗎？

路史 是的。

羅伯脫 等阿安嗎？

路史（一點感情也沒有） 總要有人等他才是。他去了五年了，有人等着來接他只是理所當然罷了。

羅伯脫（帶着尖酸的譏諷） 五年啦！這是個長時間啲。

路史 是的。

羅伯脫（有含義地） 都在等候啦！

路史（冷淡地）事情現在過去了。

羅伯脫 是的事情過去了。（一停以後）你帶了他的兩個電報嗎？（路史點頭）我來看看牠們，好不好？牠們來的時候，我的頭是這麼發熱，我不能明白牠們說的什麼。（匆遽地）但是現在我覺着好了。讓我來再讀一下罷。（路史把牠們自胸懷裏取出交給他）

路史 這兒。先來的一個是在上面。

羅伯脫（把上面的一個打開）紐約。剛由輪船登岸。此地有緊要生意要結束。交易完竣馬上便回。（他尖酸地微笑）生意爲先，常常是阿安的座右銘。（他讀）『祝你們都好。阿安。』（他譏諷地再讀）『祝你們都好！』

路史（遲鈍地）他沒有辦法知道你已經得病，直到我覆了他告訴了他。

羅伯脫（悔恨地）自然他沒有辦法啦。我真傻。我近來脾氣不好。你的覆電說了些什麼呢？

路史（所答非所問）我要用由他那邊付錢的辦法發電。

羅伯脫（激惱地） 你說我患的是什麼毛病呢？

路史 我寫你肺部受病。

羅伯脫（微愠） 你真傻！我會對你解釋了不知若干次，我患的只是胸膜炎。你似乎總不明白胸膜是在肺外，不在肺內啦！

路史（無情地） 我只依醫生史密士告訴我的寫去罷了。

羅伯脫（惱怒地） 他是個混蛋啦！

路史（遲鈍地） 沒有什麼關係。我只要告訴阿安你有病就是了，可不是？

羅伯脫（一停以後，打開別一封電報） 這個他昨晚發的。我們來看看。（他讀）『坐午夜火車回來。你的電恰收到了。帶有專門醫生來看阿羅。抵港將坐摩托車回家。』（他計算）現在什麼時候了呢？

路史 定然快六點了。

羅伯脫 他應該快到此地了。他帶一個知道一些東西的醫生來了，我很喜歡。一個專

門醫生在一秒鐘內也可告訴你，我的肺是一點也沒有病啦。

路史（笨拙地） 近來你咳嗽得很厲害呢。

羅伯脫（激惱） 胡八七說！試問，你自己不會受過討厭的寒氣嗎？（路史緘默地望着火爐。羅伯脫在椅子裏不安地在動。一停。最後羅伯脫的眼凝望着在睡覺的愛脫金士太太）令堂能够睡得這麼甜暢真有運氣啦。

路史 媽困倦了。她跟我坐着等了太半夜呢。

羅伯脫（訕笑地） 她也等阿安嗎？（一停。羅伯脫歎氣）我無論如何也睡不着。我心目中數了千萬隻綿羊還和數了一隻一樣。沒有用的！我最後什麼也不去試了，只是躺在那兒，由牠胡思亂想。（他停着，然後用種溫情的同情聲調說下去）我是在想念你，路史——想念這些年來於你定然是多麼的難過啦。（求饒地）我心抱歉，路史。

路史（沉悶的聲音） 我不知道。現在牠們都過去了。牠們於我們大家都難過的。

羅伯脫 是的；於我們大家都難過，除掉阿安。（忽然發出一種病的嫉妬）阿安自己

已經大大地成了功——他所要的成功（譏諷地）而今他却回家來，讓我們來讚美他的偉大了喲。（緘眉——激惱地）我在說什麼話呢？我的腦定然也生了病。（一停以後）是的，過去幾年我們都很是難過。（他的聲音低降爲一種震顫的私語）尤其是前八個月，自瑪麗——死了以後。（他以抽搐的聳肩來遏抑他的哭泣——然後深悲極痛地說）我們的幸福之最後希望喲！我要由我的靈魂深處發出一切去咒詛上帝喲——要是上帝的話他大大地咳嗽起來，連忙以手巾自掩其口。）

路史（沒有望他） 瑪麗死了倒好過了。

羅伯脫（陰鬱地） 我們都會因爲那層而好過啦。（忽然生氣）你告訴你的母親，再也不准她說，瑪麗的死是由於我遺傳給她的弱體質了罷。（軟弱地要流出眼淚來了的樣子）再也不准了，我告訴你！

路史（嚴厲地） 啼——啼！你會驚醒她；她醒了，她便要問我——不問你——啾啾不休了。

羅伯脫（咳嗽，軟弱地躺回椅子裏——一停）這都是因為你的母親以我不求阿安援助而惱我啦。

路史（怨恨地）你可以求他援助的。他賺了許多錢啦。

羅伯脫 你們怎麼能够跟他拿錢呢？

路史（遲鈍地）我看見並沒有什麼不方便。他是你自己的兄弟呢。

羅伯脫（聳肩）對你解說又有什麼用處？好，我不能够求他，（傲然地）我還能支持下去，謝謝上帝。你不能否認，沒有援助，我也能够成功把——（他突然不說而苦笑）我的上帝呀，我還誇什麼呢？負這個那個的債，賦稅，利息都沒有付！我真傻氣！（他躺回他椅子裏，閉目靜着一刻，然後低聲說）我可坦白說，路史。我已經是一個完全的失敗，我又拖累了你。平情而論，我不能以你恨我而怪你啦。

路史（不動情）我並不恨你。也是我的不是，我想。

羅伯脫 不。你不能禁愛上——阿安的。



路史（遲鈍地） 我並不愛誰。

羅伯脫（把她的說話擱在一邊） 你無須否認啦。不關緊要的。（一停以後——帶着一種溫情的微笑）你可知道，路史，我在渺茫中又在夢想什麼嗎？（短笑一聲）我是在計畫我痊愈時我們的將來喲。（他用懇求的眼睛望着她，彷彿怕她要譏笑他的。她的表情並不改變。她眼釘着火爐。他的聲音取得一種懇摯的聲調）究竟，我們爲什麼不應該有個將來呢？我們年紀還輕啦。要是我們能够撇下這個不祥的田莊就好！這田莊破壞了我們的生命，可惡的東西啊！現在阿安快到家了——我要把我俊氣的驕傲沉下去了，路史！我將向他借錢，給我們在城市裏開個新生活。我們要到人們生動而不呆滯的地方去，重新從頭做起啦。（自信地）我在那兒不會像在此地般失敗的，路史。你無須以我在那兒而蒙羞。我將證明給你，我會讀過的東西，可以有些用處。（漠然地）我將寫東西，或做和此相類的事。我常常要寫東西的。（辯解地）你願意那麼幹罷，可不是，路史？

路史（遲鈍地） 有媽呢。

羅伯脫 她可跟我們來。

路史 她不願的。

羅伯脫（惱怒地）原來那就是你的答覆喇！（他以強烈的感情而震顫。他的聲音這麼離奇，令得路史震驚地轉身望他）你吹牛皮啦，路史！你的母親只是一個口實罷了。你要停在此地啦。你想因為阿安快到家了——（他咽塞而咳嗽）

路史（起身——用一種着慌的聲音）什麼事？（她跑到他前面來）我將跟你去，阿羅。請停止咳嗽了罷！這於你是很不好。（她用遲鈍的聲調安慰他）我將跟你到城裏去——只要你痊愈了便跟你去。真的我將跟你去，阿羅，我應承你啊！（阿羅躺回來，閉着眼睛。她站着憂急地望他。）你現在覺得好些了嗎？

羅伯脫 是的。（路史跑回原位坐下。一停以後，他張目，在椅子裏坐起。他的臉紅而幸福）那麼你將去了麼，路史？

路史 是的。

羅伯脫（興奮地）我們將從頭做起，路史——你和我。在我們度了所度的生活以後，生命總應該把一些幸福給我們了。（激烈地）必須給我們了！不然，我們的受苦便成沒有意義的了——那却是不通的啦。

路史（被他的興奮攪得愁煩了）是的，是的，自然，阿羅，但是你必不好——

羅伯脫 哦，不要害怕啦。我覺着完全好了，真的——因此我才能再生希望。哦，要是你知道有些事情來盼望是多麼快樂的事那就好！你也能够覺着那種快感——過了這樣多可怖的歲月以後一種新生命的景像的開展的快感嗎？

路史 是的，是的，但是你要——

羅伯脫 不通的話！我不用戒慎了。我快恢復一切力量了。（他輕快地起身）看罷！我覺着身輕如羽毛呢。（他跑到她椅前，俯下身去微笑吻她）一吻——多年來的第一吻，可不是？——共同來歡迎新生命的黎明啦。

路史（忍受他的接吻——愁煩地）請你坐下來罷，阿羅？

羅伯脫（帶着溫情的固執——撫摩着她的頭髮）我不用坐下啦。你真傻，你愁什麼？（他放一手於她椅背）聽罷。一切我們所受的苦，都只是一種試練，經此試練我們才能證明自己是堪當一種更好的實現啦。（雀躍地）這種試練我們倒經過了！牠並沒有破壞我們，而今夢想要成爲事實了！你可明白麼？

路史（用着慌的眼睛望着他，彷彿她以爲他是發瘋了的）是的，阿羅，我明白；但是你現在回去床上休息好不好？

羅伯脫 不。我要去看日出。日出是佳運的先兆啦。（他連忙跑到後面左方的窗前，推開窗簾，站着望出去。路史跳起來，匆匆跑到殮檯左方，停着一種緊張的有所期待的態度看守着羅伯脫。他向外窺時，他的身體似乎漸漸沉落，變成無力而疲竭的。他說話時的聲音是悲哀的）太陽還沒有出喲。時候還沒有到喲。我所能瞧見的，只是在一種慢爬的灰色當中隱約可見的小山的黑邊啊。（他轉過身來；放窗簾落回來，伸出一手，扶壁以支其身。他的一刻間的假力量，已經消散了，他還是拉長的臉孔，深陷的眼睛。他可憐地企圖微笑）這並

不是一個很幸福的先兆，可不是？但是太陽會來的——快來了。（他軟弱地搖擺欲墮）

路史（連忙跑到他旁邊扶着他）請你上床去，好不好，阿羅？你不願當專門醫生到來時候，成爲完全耗竭的罷，可不是？

羅伯脫（匆遽地）不。你說的對。他必不好以爲我的病是比實際厲害啦。我又覺着彷彿現在我能够睡——（高興地）——一場好好的甜暢的寧靜的覺了。

路史（扶他到寢室門口）這就是你最需要的東西啦！他們進寢室了。一刻後她現身，回頭叫說）我關上這個門，讓你安靜啊。（她關門，連忙跑到她母親那兒，搖她的肩）媽！媽！醒來罷？

愛脫金士太太（從睡夢中驚醒）哎呀！你有什麼事呀？

路史 阿羅哩。他剛才在此外面對我謊話。我扶他回床上了。（現在她能確信她的母親是醒來了，她的恐怖過去了，她又沉於遲鈍的冷淡中了。她在她椅子裏坐下，凝望着火爐——遲鈍地）他舉動——滑稽啦；他的眼睛看來這麼——這麼狂妄般的。

愛脫金士太太（帶着苛刻） 那就是你要把我從熟睡中攪醒而且嚇得我幾乎失卻常度的緣故嗎？

路史 我害怕呢。他說得這麼瘋狂。我並不能使他安靜。我不願那樣子跟他一起的。誰也不知道他會幹什麼事啦。

愛脫金士太太（輕視地） 噫！一步也不能移的我倒可來幫助你嗎？你爲什麼不奔跑去叫約克來呢！

路史（遲鈍地） 約克並不在此地。他昨晚去了。他的工錢三個月沒有給了。

愛脫金士太太（憤憤地） 我不能怪他。有那個端正的人願意在這個地方做工的呢？（突然惱怒）哦，我願你不會和那個男人結婚的！

路史（沒精打彩地） 他現在臥病床上了，你不應該說他了。

愛脫金士太太（用力作暴怒狀） 你都知道，路史梅約，要是不是我拿出我的儲蓄暗中幫助你，你們兩個都已經進貧人院了——這都因爲他的豬頭蠢腦的驕傲，不讓阿安

知道事情的真相所致啦。我這樣的人倒要把我所掙節起來以防我的末日的錢來支持他  
啲——我原是一個沒人照料的廢人啦！

路史 阿安會償還給你媽。我可告訴他，卻不讓羅伯脫知道啦。

愛脫金士太太（嗤之以鼻） 試問，阿羅以爲你和他所恃以爲活的是什麼呢？

路史（遲鈍地） 他並沒有想及這層，我想。（稍微一停以後）他說他已決定主意，  
阿安到家時，便求他幫助了。（當時一個在廚房的時鐘敲了六下）六點。阿安應該馬上到  
此地了。

愛脫金士太太 你以爲這個專門醫生能够於阿羅有什麼補益嗎？

路史（絕望地） 我不知道。（母女二人沉默着，沮喪地眼釘着火爐過了一會）

愛脫金士太太（生氣地戰慄） 請你把那火加上一點柴罷。我冷得很呢！

路史（指着後面的門）不要說得這麼大聲罷。他能睡，便讓他睡罷。（她疲困地由椅子上起身，放幾片柴入火爐裏）這是最後的柴了。我不知道約克既然跑了，誰來砍柴啊。（她

歎氣跑到後面左方的窗前，拉開窗簾，望出去。天變爲灰色了。（她跑回火爐前）看來今天天氣會很好的。（她伸手取暖）昨晚霜氣定然很重。天氣既然暖了一個時期，現在便應該冷了啦。（一個摩托車的跳動的哀號聲，由外面遠處傳來）

愛脫金士太太（敏銳地） 唏唏！聽罷！那我所聽見的不是輛汽車嗎？

路史（不感興趣） 是的。這是阿安，我想。

愛脫金士太太（帶着神經過敏的氣惱） 不要坐在那兒像隻傻氣的鵝罷。看看此處的情形！喲！這個不識面的醫生要以我們爲什麼呢？看看那個燈罩滿是烏煙！唉，路史，請

路史（冷然地） 我在廚房裏已經預備好一盞乾乾淨淨的燈啦。

愛脫金士太太（堅決地） 此刻推我到廚房裏去罷。我不願他看見我像看什麼一般。我將睡在那房裏。你現在不需要我了，我卻想睡得要命。（路史輪她的母親右邊去了。摩托車聲音漸高，最後停了，車停在這田家屋前大路上。路史由廚房回來，手拿一盞燃着的燈，



她放在檯上，別一盞旁。小道上有腳步聲——接着一陣厲害的敲門聲。路史跑去開門。安德路進來，醫生賀塞脫帶着一個小黑袋跟着。安德路已大大地改變了。他的臉似乎已經成爲很緊張的，無情的，從他的決斷的態度可以看出，這種態度卻由於無時不在當機立斷斷以求其準確的鉗制當中得來的。他的眼睛較前敏銳機警，甚至其中有一種兇惡的狡獪之暗示。然而現在他的表情卻是很擔憂的一種。醫生賀塞脫是個矮的，陰沉的中年人，鬚整潔而尖銳。他目架眼鏡。）

路史 嚇囉，阿安！我曾經等了——。

安德路（連忙吻她） 我是儘我所能的快趕回此地的啦。（他一面脫去帽子，重外衣，放在檯上，一面替路史和醫生介紹。他身穿一套值錢的商家的衣服，看來比前胖了）我的兄嫂，梅約太太——醫生賀塞脫。（他們沉默地相對鞠躬。安德路連忙四面瞥了一眼）阿羅在那兒呢？

路史（手指着） 在那邊。

安德路 我來脫去你的外衣和帽子，醫生。（一面幫醫生脫衣帽，一面問）他病得厲害嗎，路史？

路史（遲鈍地） 他日見衰弱呢。

安德路 可惡！這裏來，醫生。帶燈來，路史。（他跑進寢室去，醫生和路史帶着明淨的燈跟着。路史幾乎一進去便出來，隨手把門掩着，慢跑到通外面的門前，把門打開，在門口站着，向外張望。安德路和羅伯脫的談話聲自寢室傳來。一刻後，安德路再出來，輕輕地掩着門。他跑前來，在檯右搖椅裏坐下，一手托着頭。他的臉有一種深悲極痛的着慌的表情。他沉重地歎氣，哀傷地向前直視。路史轉身站着望他。然後她關門，跑回她火爐旁的椅子裏，把椅子拉過來面對着他）

安德路（連忙望她——一種粗澀的聲音）這種情形已經過多久了呢？

路史 你意問——他病了多久嗎？

安德路（簡短地） 自然有什麼旁的？

路史 起始今年夏天他便病了一次，但他自瑪麗死後，身體便不好了——這是八個月前的事。

安德路（粗澀地） 爲什麼你不告訴我——打電報給我呢？你們難道要他死嗎？真倒霉，他看來竟那個樣子了！（他的聲音碎了）可憐的老知己！他竟然病在這個不適當的窟穴當中，除了一個鄉下的庸醫以外，沒有誰來照料他！這是多麼可恨可羞的事！

路史（遲鈍地） 我曾有一次要通知你，但是我告訴他時，他只惱得發瘋。他很自傲，他什麼也不願要求，他說。

安德路 自傲，要求我也自傲。（他跳起來，神經興奮地跑來跑去）我不能明瞭你所幹過的情形。你沒有看見他病得多麼厲害嗎？你不能實覺——吓，我看見他時，我幾乎驚惶失措了！你看來——（他聳肩）——可怕！（帶着厲害的輕視）我想你總抱定他是這麼脆弱的舊觀念，便以他的病爲一種當然的事啦。上帝，我要是早些知道就好哪！

路史（沒有情感） 一封信要這麼久纔能寄到你那兒——我們又沒有錢來發電

報。我們已經負了個個人的債，我又不能問媽借。她會把她的儲蓄借給我們，她所存已無多了。關於此事，一點也不要對阿羅說。我並沒有告訴他呢。他知道了，他便要向我發火的。但是我爲勢所迫，因爲——誰也不知我不向媽借錢，我們怎樣可以過活啦。

安德路 你的意思是說——（他的眼睛似乎初次看見廳內爲貧窮所襲擊的景像）你發那個電報是由我那邊付錢的。是不是因爲——（路史緘默地點頭。安德路以拳擊桌）好上帝喲！這些時候我卻是——吓，我一切也享受了！他在他椅子裏坐下，把椅子拉近路史的——任性使氣地）但是——我總是不解。爲什麼？爲什麼？發生了什麼事？事情怎麼會弄成這樣的？告訴我罷！

路史（遲鈍地）並沒有什麼多大可說的事情。日日變壞，那就是了——阿羅倒似乎不以為意。自你的媽死了以後，他便沒有什麼興趣了。從此他便雇人來料理，他們幾乎沒有不欺騙他的——他卻不知道——一個走了又一個。然後當瑪麗死了以後，他便對什麼事也不關心了——只是停在屋裏，再讀起書來了。因此我便不得不要求媽的一些幫助了。

安德路（駭怪而且慌張）吓，倒霉，這是很可怕的喇！阿羅定然是發瘋了，纔不讓我知道。自傲而不願要求我的幫助喇！究竟他是碰了什麼事呢？（一種突然的，可怖的猜疑，進了他的心裏）路史把實話告訴我罷。他的心並沒有失卻常態罷，是不是？

路史（遲鈍地）我不知道。瑪麗的死令得他很傷心——但是他這時對於她的去世總不覺什麼了罷，我想。

安德路（奇怪地望着她）你的意思是說你不覺什麼了麼？

路史（一種沉悶的聲音）將有一個時代——你會再也不管——任何事件啦。

安德路（眼釘着她過了一刻——很可憐地）我心抱歉，路史——要是我似乎是怪你的話。我並沒有實覺到——阿羅躺在那兒床上，一敗塗地的情景——這令得我對個人人都生氣了。恕我罷，路史。

路史 並沒有什麼要恕的。不緊要的。

安德路（又跳起來，跑來跑去）謝謝上帝，我回得還算及時。這個醫生會知道幹什

麼纔好的。這纔是第一件應該思量的事啦。當阿羅脫離了財政困難的時候，我們能够把這個田地，在一個穩健的基礎上重行工作起來。這層我要辦妥——在我離家以前。

路史 你又要跑去嗎？

安德路 我不得不。

路史 你寫信給阿羅說，你這次是回來停着的了。

安德路 我是那麼希望的——直到我到了紐約時候。然後我曉得了某種事實，令我不得不再跑一趟的了。（短笑一聲）坦白說來，路史，我並不是那種我的信函或者已使你相信的富豪了——現在不是了。我寫信時，我倒是的。我做合法的營業的時候，我賺錢總是迅速容易；但是我還不知足。我還要錢來得容易些，因此便像一切其餘的獸子一樣，我做起投機事業來。最後覺着這種事業太達本性了。我自己厭惡自己，打定主意，跳出那種圈套而回家，而忘記牠，再來真正地生活了。（他發出一種難聽的笑聲）而今好笑的部份來了。輪船開行的前一天，我看見我所以為再可成爲一個百萬富豪的機會。（他擲指作聲）那是

容易的！我儘量投資。於是，事情沒有破裂以前，我便動身——我是這麼自信我不會弄錯啦。但是當我在紐約上岸時——我打電報給你說有生意要結束，可不是好，這就是那結果我是生意啦！（他猶惡地微笑，跑來跑去，兩手插在袋裏。）

路史（遲鈍地） 你發見了——你已經失掉一切東西嗎？

安德路（再坐下來） 實際如此。（他由衣袋裏取出一枝煙，咬去一端，燃之）哦，我並不是說我是完全破產。這次失敗，我還存有一萬，或許二萬。但是那個作爲五年的苦工的報酬卻是太可憐了。這就是我將要回去的理由啦。（自信地）我在那下面，可以在一二年內賺回來——我卻無需什麼本錢。（一種疲倦的表情蓋過他的臉，他沉重地歎氣）我願我不要回去。我很厭惡做生意了。

路史 太不好了——事情似乎這麼不順利啊。

安德路（拋去沮喪——活潑地） 事情還會糟得多的。我去以前，所餘還够用來把田地整理好。我要阿羅解除了經濟困難以後，我才離家。當其時，我將使這附近的事如飛進

行。(滿意地)我要一個休息,我所需的那種休息,便是戶外的苦工——恰像我舊日所慣做的一樣。(突然停止,戒慎地放下他的聲音)我失掉錢的事一個字也不要對阿羅說啦!記住這層,路史!你能明白爲什麼的。要是他是變爲這麽易怒了,他又以爲我是囊橐已空的話,他便會一個仙也不領受的,明白嗎?

路史 明白,阿安。(一停以後,當其時安德路神遊象外地在吸煙,他的心顯然是忙於將來的計畫,寢室的門開了,醫生賀塞脫帶着一個袋子進來。他隨手靜悄悄地把門關好,跑前來,面帶嚴重之色。安德路由椅子裏跳起)

安德路 啊,醫生!(他推一張椅子到他自己的和路史的之間)請你坐一坐,好不好?賀塞脫(警着他的時表)我必須於九時回到城裏。不能延擱的。我只還有一刻的時間。(坐下來,理喉——用一種敷衍的沒有個人關係的聲音)令弟的病,梅約先生,是——(他停而警着路史,有含義地對安德路說)也許事情要好些的,要是你和我——

路史(帶着頑梗的怨情)我知道你要說什麼的,醫生。(遲鈍地)不要害怕我會



不能忍受罷。我此時對於危難已擔當慣了；我能推測你所發見的是什麼啦。（她遲疑了一會——然後用單調的聲音說下去）阿羅快要死了。

安德路（惱怒地） 路史！

賀塞脫（舉手彷彿來命令寂靜） 我恐怕我對於令弟的診斷，令我不得不下像梅約太太的一樣的結論了。

安德路（呻吟） 但是，醫生，定然——

賀塞脫（安靜地） 令弟活不久了——或者還有幾天，或者只有幾個鐘頭。他此刻還活着，真是件奇事啦。我的考察所得是，他兩個肺葉都爛得兇了。

安德路（傷心地） 好上帝喇（路史在一種魂不守舍般的凝注中，眼釘着自己的衣裾）

賀塞脫 我心抱歉，我不得不把這層告訴你。要是還有什麼可以補救的辦法——

安德路 沒有什麼辦法了麼？

賀塞脫（搖頭） 太遲了。六個月前，或許有——

安德路（悲痛） 但是假如我們帶他到山上去——或到亞利佐那（註十二）去——

或

賀塞脫 那在六個月前或可延長他的生命。（安德路呻吟）但是現在——（他有意義地聳肩）

安德路（突然想起而驚惶） 好天喲，你並沒有把這層告訴他罷，可不是，醫生？

賀塞脫 沒有。我騙他。我說天氣的改變——（他又神經緊張地望他的時表）我必得去了。（他起身）

安德路（起身——固執地） 但是定然還有機會——

賀塞脫（彷彿他是替一個小孩再行確說的樣子） 常有最後的機會——奇蹟啦。  
（他戴起帽子，穿起外衣——對路史鞠躬）珍重，梅約太太。

（註十二） 亞利佐那 (Arizona) 美國西南部之一邦。

安德路（機械地）我跟你跑到車前去，醫生。（他們出門去了。路史不動地坐着。摩托車動身的聲音可以聽見，其聲漸漸遠去。安德路再入，在他椅子裏坐下，兩手扶着頭。）路史（她舉眼正望着他）我們可不是進去望望他的好嗎？上帝呀！我怕看他喲！我知道他會看出我的心事喲。（寢室的門無聲地開了，羅伯脫現身門口。他的兩頰以發熱而紅暈，他的兩眼看來異常的大而有光。安德路帶一種呻吟聲說下去）這不能夠的，路史。這不能像他所說那麼沒有希望的。常有一種抗戰的機會。我們將帶阿羅到亞利佐那去。他定會痊愈的。定然還有一個機會啦！

羅伯脫（用一種溫柔的聲調）為什麼定要那兒呢，阿安（路史轉身，用慌張的眼睛釘着他）

安德路（旋轉身來）阿羅（責備地）你起床來幹什麼呢？（他起身跑向他）現在就回去罷，聽從醫生，不然，我要呵責你了！

羅伯脫（不知道這些說話）請你扶我到那椅前罷，阿安。

安德路 無論如何我也不！你就回床上去，床上就是你要去的地方，就停在床上罷！  
（他捉住羅伯脫的手臂）

羅伯脫（譏誚地） 停在那兒等到我死，是不是，阿安（冷淡地）不要像個小孩子般行爲罷。我討厭躺臥了。坐起來還可得更多的休息啦。（當安德路遲疑時——兇狠地）我誓言次次你把我放回床上，我都要起來。要我不起來，除非你坐在我的胸上，那也許於我的健康有益的罷。來罷，阿安。不要優氣罷。我要和你談談，我現在就要了。（帶着一種嚴肅的微笑）一個臨死的人可以享些權利罷，可不是？

安德路（聳一聳肩） 請你千萬不要那麼說罷！你要是答應我不那麼說，我便讓你坐啊。記住。（他扶羅伯脫到他自己的和路史的椅子中間的椅上）現在好了罷！就坐在此地呀！等罷，我替你拿一個枕頭來。（他跑入寢室去。羅伯脫望着路史，路史慌張地閃避着他。羅伯脫悲苦地微笑。安德路帶着枕頭回來，把他放在羅伯脫背後）那個怎麼呢？

羅伯脫（帶着一種親愛的微笑） 好的！謝謝你。（當安德路坐下時）聽罷，阿安。你

會要求我不要說——我把我的地位弄明白以後，我便不說啦。（慢慢地）第一步，我知道我要死了。（路史低頭，以兩手掩面。她總是保持着這種姿態，當他們弟兄在談話的時候）

安德路 阿羅並不是這般的！

羅伯脫（沒精打彩地）是這般的！不要對我說謊了罷。在你未到前，路史放我回床以後，這層我便初次瞧見了。（悲苦地）我曾在計畫我們的將來——路史的和我的——所以起初這層是不易實覺到的。等到醫生考察我的時候，我便知道了——雖然他還來騙我。然後為證實起見，我便在門旁靜聽他所對你說的話。所以不要拿虛無玄渺的關於亞利佐那或其他一類腐敗的話來譏誚我了罷。因為我要死了，並不是你應該把我當作個弱者或懦夫來款待的理由。我既然確實地知道了將要發生的事，我能够全無畏怖把此事對命運之神報告了。令人難過的只有傻氣的懷疑啦。（一停。安德路在無可奈何的悲痛中茫然四顧，不知道說什麼好。羅伯脫用一種親愛的微笑望他）

安德路（最後胡亂地說）這並不是傻氣。你還得有個機會啦。要是你聽見了醫生

所說的一切的話，那應該證明給你看啦。

羅伯脫 哦，你意思是說他說及奇蹟的時候嗎？（沒味地）我並不相信奇蹟——我這病。而且，我比任何醫生也還知道多些——因為我覺着什麼事要來了。（把這個題目拋開）但是我們曾經彼此同意不談牠的。把你自己的事告訴我罷，阿安。這就是我所感覺有趣的。你的信函都是太簡單了，很不明白。

安德路 我本來想多寫一點信的。

羅伯脫（微帶譏刺） 我由你的信看來，你大概已經完成了五年前你出發時所抱的願望了？

安德路 那並沒有什麼多大可誇的。

羅伯脫（駭異） 你真正地誠實地達到了那種結果了嗎？

安德路 好，現在似乎是無足齒數的了。

羅伯脫 但是你有錢了，可不是？

安德路（連忙瞥了路史一眼）是的，我想是的。

羅伯脫 我心喜歡。你可把我對於田地沒有做到的一切的事都做到啦。但是你在下面幹什麼呢？告訴我罷。你跟你的朋友做穀物生意嗎？

安德路 是的。兩年以後，在其中我便有了股份。去年我才把股份賣去。（他很遲疑地在答羅伯脫的問話）

羅伯脫 然後呢？

安德路 我自立門戶。

羅伯脫 還是穀物生意嗎？

安德路 是的。

羅伯脫 什麼事呢？你看來彷彿我在指摘你什麼似的。

安德路 起始四年，我是很足自傲的。我不敢自誇的，只是四年後的事。我做起投機事業來

羅伯脫 小麥的嗎？

安德路 是的。

羅伯脫 你卻賭博來賺錢嗎？

安德路 是的。

羅伯脫（沉思地）你心中起了什麼大的變化，我正在懷疑着。（一停以後）你——一個農夫——卻在小麥買空賣空場，用紙片來賭博。在這幅畫圖中，是有嚴重的意義的，阿安。（他悲苦地微笑）我是一個失敗，路史卻是另一個——但是我們兩個都能够允當地多少歸咎於我們的所得於天者薄。但是你卻是三人中最大的失敗啦，阿安。你走失了自己八年之久。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你愛田地時，你常常是個創造者。你和生命是在和諧地合夥。而今——（他停着彷彿他找不到適當的字）我的腦筋混亂了。但是我的意思的一部分是說，你把你常常所愛創造的東西來賭博，證明你迷路是迷了多麼遠——因此你應該被罰啦。你要受苦去得回——（他的聲音變弱了，他疲倦地歎氣）沒有用了。我不能說了。（他



靠回來，合着兩眼，在喘氣）

安德路（慢慢地） 我想我知道你所要說的意思，阿羅——這意思卻是真的，我想。（羅伯脫感恩地微笑，伸出他的手，安德路握之）

羅伯脫 我要你應承我做一件事，阿安，在後——

安德路 我將應承一切的事，上帝做我的裁判官罷！

羅伯脫 記住，阿安，路史會加倍受苦啦。（他的聲音因無力而半吞半吐）只由於和苦難接觸了，阿安，你請——覺醒罷。聽罷。你一定要娶路史為妻——後來。

路史（帶哭） 阿羅呀！羅伯脫躺回來，兩眼閉着，滯重地在喘氣）

安德路（做暗號給路史要她安慰他——溫柔地） 你疲竭了，阿羅。你還是躺下來休息一會的好，你以為是不是？我們後來還可談話啦。

羅伯脫（帶着一種諷刺的微笑） 後來喲！你常常是個樂觀主義者，阿安（他疲竭地歎氣）是的，我要去休息一會。（當安德路來扶他時）現在定然將近日出了，可不是？

安德路 現在六點多了。

羅伯脫（當安德路扶他進寢室時） 關門，阿安。我要孤獨的。（安德路再出來，輕輕地關門。他跑來，再在他椅子上坐下，兩手扶着頭。他的臉以無淚的強烈的悲痛而緊張）

路史（瞥着他——驚怖地）他現在是神志昏亂了，是不是？

安德路 他許是有點不省人事。發熱就會這樣啦。（帶着無可奈何的暴怒）上帝呀，什麼一個羞恥喲！我們什麼辦法也沒有，只能坐着——等喲！（他由椅子上跳起，跑到火爐前）

路史（遲鈍地）他說話——狂妄——像他平常一樣——不過這次說的卻是——逆乎天理的，你以為是不是？

安德路 我不知道。他對我所說的話，其中是有真實的——縱然他說得是空虛渺茫，彷彿他常常有所見的。然而——（他敏銳地向路史瞥視）你想他為什麼要我們應承我們將——（不知所措地）你知道他所說的話啦。

路史（遲鈍地） 他的心志遊移了，我想，

安德路（自信地） 不——其中是有背景的。

路史 他要擔保我將無慮——在他去了以後，我想，

安德路 不，並不是那層。他都知道我自然會照料你，無須——那樣的說話。

路史 他也許想及——五年前發生的事，你旅行回來的時候。

安德路 發生了什麼事呢？你意何所指呢？

路史（遲鈍地） 我們會有一場爭戰。

安德路 一場爭戰，那於我有什麼關係呢？

路史 這是關於你的——在一方面說。

安德路（駭怪） 關於我的嗎？

路史 是的，太半。你可明白，我發見了我已幹了一種關於阿羅的錯誤，當我們結婚不久  
久的時候——卻已來不及了。

安德路 錯誤嗎？（慢慢地）你意說——你發見了你並不愛阿羅嗎？

路史 是的。

安德路 好上帝呀！

路史 然後我便以為瑪麗來了，會不同的，我會愛他的；但是事情並不那麼樣。我又不  
能擔忍他的大錯和讀書——我漸漸變為幾乎恨他了。

安德路 路史！

路史 我不能自禁。沒有女人能够的事情要那樣，因為我愛旁的人，我已發見了。（她  
疲倦地歎氣）現在告訴你是無傷的了——事情已通過過了，去了——死了。你就是我真  
正愛上了的一個——只是不是到了來不及的時候，我總沒有自覺到啦。

安德路（吃驚）路史！你知道你說的是什麼話嗎？

路史 這是真的——當時。（突然兇狠地）我怎能自禁呢？沒有女人能够的。

安德路 那麼——你愛我——在那次我到家的時候嗎？

路史（頑梗地） 我知道了你初次離家的真正的理由——個個人都知道了——三年之間我都以為——

安德路 以為我愛你嗎？

路史 是的。到了那一天小山上，你譏笑你過去愛我是多麼傻氣——我才知道你再也不愛我了。

安德路 好上帝喲，但我並不以為——（他停着，以憶起往事而聳肩）阿羅會——路史 這就是我所要說的事。我們曾有一場爭戰，只因你回來了，我發瘋了——我告訴了他我所告訴你的一切的話啦。

安德路（無言地張口向她一刻以後） 你告訴了阿羅——你愛上了我麼？  
路史 是的。

安德路（驚怖中閃避着她） 你——你——你這發瘋的傻瓜，你怎麼能夠幹這麼一件事呢？

路史 我不能自禁。我已到了忍無可忍——不能不說的時候了。

安德路 那麼，我停留此地時，他是無一刻不知道的！然而他卻並沒有說過或表示過——上帝呀，他定然會多麼受苦！你不知道他多麼愛你嗎？

路史（遲鈍地） 知道。我知道他中意我。

安德路 中意你！你是什麼一種的女人呢？你怎麼不能不說呢？你要磨難他嗎？無怪乎他要死了！你們卻這樣子住在一起過了五年嗎？

路史 我們會同住在一間屋裏。

安德路 他現在仍然以爲——

路史 我不知道。自那天後，關於此事，我們一個字也沒有談過。也許，由他生活的情形看來，他想我還愛你啦。

安德路 但是你並不。這是越理傷性的。這是傻頭傻腦的！你並不愛我！  
路史（慢慢地） 縱然我再來嘗試，我再也不知道怎麼樣來感覺愛了。

安德路（野蠻地）我現在也並不愛你，那是一定的！（他沉入他椅子裏，他的頭在兩手的中間）可惡可恨，這樣的事竟發生於阿羅和我之間，我愛阿羅比愛誰也還愛，現在如此，過去也常常如此。爲使他免於受累起見，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我不願做的。而今我倒就是使他受苦的人——可惡可恨！我現在怎樣去再見他呢？我能對他說什麼話呢？（他以痛心的暴怒而呻吟。一停以後）他要求我應承——我要幹什麼呢？

路史 你可應承——使他安安心——卻一點也不發生效力。

安德路 什麼？現在也還騙他——當他臨死的時候嗎？（決然地）不！這要來騙他了，你非騙他不可了。你現在已經有了一個機會，來解除一些你所施於阿羅的痛苦了。跑進他那兒去罷！告訴他你並不會愛過我——這都是一件錯誤罷。告訴他你這麼說，只因你發了瘋，並不知道你說的什麼話罷！告訴他一些事，任何事，可以使他得着和平的罷！

路史（遲鈍地）他不會相信我啦。

安德路（憤怒地）你勢必要令他相信你啦，你聽見沒有？你勢必要——現在——

快些——你不知道會不會太遲了啊。（當他遲疑時——哀求地）千萬個請呀，路史！你不明白你應該驅他嗎？你若不幹，你將永不原宥你自己嘍。

路史（遲鈍地） 我便去罷。（她疲倦地起身，慢跑向寢室來）但是這是一點也沒有益處的。（安德路的眼睛焦急地釘着她，她開門，踏進房去。她在那兒站了一刻。然後她用一種着慌的聲音叫喊）阿羅！你在那兒呢？（然後她連忙跑回來，驚怖地在戰慄）阿安！阿安！他去了！

安德路（誤會她——他的臉以恐怖而變白） 他並不是——

路史（打斷他的話——昏亂地） 他去了！床空的。窗大開的。他定然已經爬出外庭去了！

安德路（跳起來。他衝入寢室，馬上回來，面帶震驚駭怪之色）來罷！他不能走遠的！（拿得帽子，捉着路史的臂，擁她向門跑去）讓我們向上帝禱祝——（門隨他們的出去而關了，切斷他的話，而

（幕落）



## 第二景

和第一幕第一景一樣——鄉間大路的一段。東方的天已現光明之色，一條稀薄的顫動的光綫慢慢地鋪張於黑色小山的天邊。然而，路旁還沉浸於黎明的灰色中，朦朧不明。前景的田場有一種荒蕪未耕之狀，彷彿夏天時是沒有耕種的。後面的蛇行的籬笆有幾部份是崩毀了。平果樹沒有葉，似乎是死了。

羅伯脫衰弱地由左方顛頓而來。他跌倒在溝裏，在那兒躺了一刻；然後竭力爬到他可看見日出的堤頂，衰弱地倒下。路史和安德路由左方沿路連忙跑來。

安德路（停着四望） 他在那邊呢！我知道的！我知道我們可在此地找得他的。

羅伯脫（當他們連忙跑到他旁邊時，用力坐起來——帶着一種蒼白的微笑） 我以爲我可逃去的。

安德路（帶着慈和的威嚇）好，你不能的，你這老奸徒，我們就要來帶你回去——  
回床上去啦。（他做一種扶羅伯脫起身的動作）

羅伯脫 不好，阿安。不好，我告訴你！

安德路 你痛苦嗎？

羅伯脫（簡單地）不。我要死了。（他又衰弱地倒下。路史哭一聲在他旁邊沉下，枕他的頭於她衣裾上。安德路站着無可爲力地俯視着他。羅伯脫的頭在路史的衣裾上，不停地在動）再回那房裏我要不能當的。這似乎我一生——都幽囚在一個房裏。所以我以爲我要像我所可能的那般死——要是我有勇氣——一個人——死在大路旁的溝裏——  
望着日出。

安德路 阿羅！不要說話罷。你只耗費你的力量呢。休息一會兒，然後我們帶你——

羅伯脫 還希望着麼，阿安？你休，我知道的。（他沉着沉重地呼吸，眼睛用力望着天邊  
一刻以後）日出得這麼慢。（帶着一種譏刺的微笑）醫生告訴過我，到遙遠的地方去——

我便可以醫治。他說的對。那常常可以醫治我的。來不及了——此生——但是——（他一陣咳嗽，使他身體受苦）

安德路（帶着粗澀的哭聲） 阿羅呀！他在一種對命運之神的無可奈何的暴怒中，捏緊兩拳）上帝喲！上帝喲！（路史傷心地哭泣，以她的巾拭羅伯脫的嘴唇）

羅伯脫（用一種突然鏗鏘着希望的幸福的聲音） 你必不好爲我悲傷啦。你沒有瞧見我到頭是幸福了——自由——自由了！——脫離田莊而自由了——自由去遊蕩遊蕩——永無窮期嗎！（他以一肘撐起自己，他臉上生輝，指着天邊）看呀！在那些小山外不是美麗嗎？我能够聽見舊日的聲音在呼喚我去喲——（雀躍地）這次我要去了！這並不是末日。這是個自由的開始——我的航行的起點啦！我終得旅行了——終得解放的權利了——在那天外啦！哦，你應該喜悅——喜悅——爲我喜悅啦！（他衰弱地倒下）阿安（安德路俯身向他）記住路史——

安德路 我將照拂她，我對你誓言，阿羅！

羅伯脫 路史曾經受苦——記住，阿安——只由於犧牲——那天外的祕密——  
（他忽用他最後的餘力坐起，指着太陽的圓盤的邊正由小山的邊緣上升的天邊）太陽  
喇！（他的眼睛釘着牠一刻。他喉間咯咯作響。他含糊地說）記住！（便倒下靜着。路史發出  
一種恐怖的叫聲，跳起來，聳着肩，兩手掩着目。安德路在那身體前屈下一膝去，放一手於羅  
伯脫的心房上，然後他鄭重地在他弟弟的額上一吻，站起）

安德路（向着路史，那身體在他們的中間——用一種沉悶的聲音）他是死了。  
（忽然憤怒）上帝罰你，你並沒有告訴他喇！

路史（可憐地）他沒有我騙他，已經這麼幸福了。

安德路（指着屍身——以暴怒而戰慄着）這就是你的行爲，你這該死的女人，你  
這懦怯者，你這殺人婦！

路史（哭泣着）够了，阿安！我不能自禁——他也知道我會受苦呢。他告訴你——  
要記住啦。

安德路（眼釘着她一刻，他的怒氣消退了，一種深切的憐憫的表情蓋過他的臉。然後他瞥着地下的他的弟弟，傷心地用一種哀憐的聲音說）——恕我，路史——爲他起見——我將記住——（路史把兩手由臉上放下，莫明其妙地望着他。他舉眼正視着她，半吞半吐吃力地說）我——你——我們兩個都把事情做錯了！我們定然要努力來互助——將來——我們到頭會知道什麼才是對的啦——（拚命地）或者我們——（但是路史，要是她是聽見他的話，卻沒有表示。她只是靜默着，遲鈍地用種憂傷疲竭的謙卑凝望着他，她的心已經再行沉入那耗竭的平靜之中，再也不麻緊去希望什麼了。）

（幕落）

## 譯後

本書著者奧尼爾爲美國當代一大戲劇家，曾得 (Pulitzer) 獎金二次，美國藝術科學院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的獎牌一次。他的聲名已洋溢國外；他的戲劇在英、德、法、俄、捷克斯拉威基亞 (Czechoslovakia) 和斯干的納維亞半島各邦，都有表演和閱讀；東鄰日本，也會拿他的作品來上演。但是我們中國卻事事都落人後，舞臺上沒有著者的戲劇的蹤跡固不必說，文壇上也似乎還沒有人談及他的。本書的介紹，也許還是譯者繙譯他的作品的第二次罷。（譯者已先譯完著者的加力比斯之月 (The Moon of the Caribbees and Six Other Plays of the Sea) 由商務書館印行）

關於作者的生涯概況，我在加力比斯之十九卷端已有敘述，但是爲便利一般本書讀者起見，在此也無妨述說一下。

優進，格辣斯頓，奧尼爾 (Eugene O'Neill) 在一八八八年十月十六日誕生於紐約城。

他的父親詹姆士·奧尼爾 (James O'Neill)，是個美國有名的戲子兼戲院經理。母親愛兒拉·坤蘭 (Ella Quinlan) 貌美，性淑靜，善彈鋼琴。但是他們倆對於奧尼爾的影響，究竟如何，現在尙難斷定。

奧尼爾生後之七年間，其父奔走演劇，其母攜之與俱。次六年，奧尼爾進了加多力教寄宿寄食之小學，在一九〇二年便進史坦福德 (Stanford) 的比茨中學 (Bets Academy)。在一九〇六年夏中學畢業，是年秋便進布林斯頓大學 (Brinseon University)，但只讀了一年，便因事被停學一年。因此他便往紐約一個匯兌莊號做個書記。他的義務大概是關於通信方面的，但是聽說他的大部份是有一個助手替他做完了。奧尼爾自己也說他對於此事是沒有多大興趣的。

一九〇九年他跟一個開礦工程師赴中美洲西班牙屬汞都拉斯作採金之遊。但是結果金沒採得，倒害了熱病。在一九一〇年他做一個戲院的副經理，但也覺得沒有多大出息，便跑到一艘挪威小船上做水手作，第一次航行這小船由波士頓到波納斯惹里斯 (Bona-

nos Aires) 走了六十五天。到了那兒，他先在威士挺好斯公司 (Westinghouse Co.) 做工，繼往拉布拉他 (La Plata) 的史威夫脫公司 (Swift Co.)，最後又回波納斯意里斯的新加公司 (Singer Co.)。但這些工作，都只是臨時的職業，或由於他的厭惡，或由於人家不中意他，都不久便脫離了。

他又去航海，在一條運載牲畜的輪船上看管騾子，由波納斯意里斯到南非洲在爾朋 (Durban)，又重回波城。在波城困處了許久，就後跑往一艘開回紐約的商船上做個尋常水手。這是一九一一年的事。

接着他在美國郵船叫做紐約的上面做個水手幹員，由紐約開往紹探頓者 (Southampton)。這是他最後一次的航海。

這次航海歸來，他跑往他父親公司裏做個戲子，奔走美國西部各邦。一九一二年八月他在康納迪開脫 (Connecticut) 的新倫敦市 (New London) 做個報館記者，一面擔任通訊，一面供給詩稿，如是者幾及半年。到了是年十二月，奧尼爾沾了肺病，進醫院住了六個



月。在此六個月當中，他的內心起了重大的變化，從此他遂決定以做戲劇家為職業了。

出院後，他在新倫敦，跟他的家族住了一些時候，他父親出外奔走演戲時，他便跟一個英國家族叫做力平氏 (Ripins) 的共住。當其時他習健身術，著作，讀書，異常勤奮。健身術以游泳為主，著作曾有獨幕劇一篇，長劇二篇，還有一些詩；所讀的古代如希臘的，依利薩伯朝的，近代如易卜生的，史脫林德堡 (Strindberg) 的，尤其是以後者史氏的為多。

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間，他跑到哈佛大學跟培克教授 (Prof. Baker) 研究了一年戲劇。但是他對於戲劇成法，舞臺技術，還是漠視，而自創其技巧 (Technique) 的。

他初期所作，以獨幕劇為多，現在尚有印行的，據我所知，除加力比斯之月獨幕劇集之七篇（加力比斯之月，東向迦迪扶駛去，歸不得，戰線內，油，畫十字處，一條索）以外，尚有早飯前 (Before Breakfast) 及夢想的孩子 (The Dreamy Kid) 二篇。

本書的出世，為著者事業的一大轉機。著者自己說，自此以後，他對於獨幕劇再也不感興趣了。對於本書，美國批評界讚不絕口，有謂本書的情調，氣息，間架，有類英國的湯嗎斯哈

提的 *Wessex Tales* 之一的。一九二〇年的 Pulitzer 獎金又爲本書所得，奧尼爾聲名於是大著了。不過我們要知道著者在寫本書以前，也曾寫過五篇長篇戲劇，卻不曾保存過一篇；從可知本書的成功，也並非僥倖得來。

關於本書內容及優點，我在此無須述說，讓讀者自己去欣賞領略好了。現在且把我所知的著者的長篇戲劇分列於下，末附以初次上演年月，所不知者則缺焉：

天外（一九二〇年二月）

\* *The Emperor Jones*（一九二〇年十一月）

*Different*（一九二〇年十二月）

*Gold*（一九二一年六月）

\* *Anna Christie*（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The Straw*（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The First man*（一九二二年三月）

譯 後

The Hairy Ape (1922年3月)

Walded (1924年3月)

All God's Chillun Got Wings (1924年5月)

• Desire Under the Elms (1924年11月)

The Fountain (1925年12月)

• The Great God Brown (1926年1月)

Lazarus Laughs ( ? )

著者的作品，以悲劇爲多，描寫醜惡的亦有之，著者是認爲悲中有喜，醜中有美的。

著者對於藝術的態度，是真實的，是把藝術與生活打成一片的。著者自己曾說，他創作的時候，他心中只有一個想念：『這是不是像我所知道——或更好些，所感覺——的真實？』如果是的，便射出去，讓他四散飛射到那兒也好。如果不是的，便不。這似乎是大膽而無畏的——但其實不然。這只指明我要做令我愉快而且由我看來是有價值的東西，否則便不願

做罷了……這恰是生活，牠自身能够令我感覺興趣的生活……」

著者現年還不及四十歲，專門從事於戲劇文學之創作還不過十四年，他的將來的成就尙未可限量呢。

末了關於本書還有一句聲明，就是本書一九二〇年出版的單行本，和一九二四年以後在著者全集中或跟 *The Straw* 和 *Before Breakfast* 共成一本的不同，在後出版的已比先出版的刪去了五分之一。譯者先買的是單行本，後來才得到改正本，依改正本譯述。譯者算是盡了心力，但如固疏忽有錯誤的地方，尙望海內君子不吝賜教，俾再版時有改正的機會，不勝感激。

十七年四月二十日有成誌於滬上。

(註) 上列著者長篇戲劇有 \* 號者，係譯者擬於最短期間，繙譯過來之作，因該四篇亦均著者之傑作也。

天  
幕  
三  
外  
(劇)

此書作者版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一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奧 泥 爾

譯述者 古 有 成

發行兼印者 上海 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此書

BEYOND THE HORIZON

By

E. O'NEILL

Translated by

KU YOU CHENG

1st ed., Jan., 1931

Price: \$0.55,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商務印書館出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

- |   |      |      |                             |      |       |
|---|------|------|-----------------------------|------|-------|
| 華倫夫人之職業   | 潘家洵譯 | 三角五分 | 阿那托爾                        | 郭紹虞譯 | 四角    |
| Shaw: Mrs. Warren's Profession                          |      |      | Schitzler: Anatole          |      |       |
| 長子  | 郭沫若譯 | 三角   | 史特林堡戲劇集                     | 張毓桂譯 | 五角    |
| Galworthy: The Elder Son                                |      |      | Strindberg's Plays          |      |       |
| 及其失去的天使   | 湯澄波譯 | 五角   | 梅脫靈戲曲集                      | 湯澄波譯 | 五角五分  |
| Jones: Michael & His Lost Angel                         |      |      | Maeterlinck's Plays         |      |       |
| 慳吝人   | 高真常譯 | 五角五分 | 青鳥                          | 傅東華譯 | 六角五分  |
| Molière: L'Avare  |      |      | Maeterlinck: The Blue Bird  |      |       |
| 木馬  | 李青崖譯 | 五角   | 倍那文德戲曲集                     |      | 八角    |
| André-paul Antoine and Mokime-Lévy: Les Chevaux de Bois |      |      | Bonaventur's Plays          |      |       |
| 織工  | 陳紫蘭譯 | 四角   | 太戈爾戲曲集                      | 瞿世英譯 | 二册各三角 |
| Hauptmann: Weavers                                      |      |      | Tagore's Plays              |      |       |
| 人之一生  | 歐陽之譯 | 五角   | 春之循環                        | 瞿世英譯 | 三角    |
| Andreyev: The Life of a Man                             |      |      | Tagore: The Cycle of Spring |      |       |
| 狗的跳舞  | 張聞天譯 | 三角五分 | 三姊妹                         | 曹靖華譯 | 四角五分  |
| Andreyev: The Waltz of the Dog                          |      |      | Tolekoth's                  |      |       |

# 共學社 叢書

商務  
印書館  
出版

本叢書已出  
七十餘種詳  
目請見本館  
圖書彙報  
索即贈

- |  |   |  |  |  |
|--|---|--|--|--|
| 不快樂的戲劇……金本基譯<br>B. Shaw: Plays of Unpleasant<br>的格續絃夫人……程希孟譯<br>A. W. Pinero: The Second Mrs.<br>Tangray | 活冤孽……蘇譯<br>V. Hugo: Notre-Dame de Paris<br>活屍……徐志摩譯<br>Fouquet: Yndine<br>梅上夫人……楊熙初譯<br>Ibsen: The Lady from the Sea<br>活屍……文德邦譯<br>L. Tolstoy: Live Corpses<br>黑暗之光……歐陽存譯<br>L. Tolstoy: The Light that Shines<br>in Darkness<br>比利時的悲哀……沈琳譯<br>L. Andreyev: The Sorrows of<br>Belgium<br>甲必丹之女……安志願譯<br>A. S. Pushkin: The Captains<br>Daughter | 前夜……沈頌譯<br>I. S. Turgenev: On Eve<br>父與子……歐濟之譯<br>I. S. Turgenev: Fathers and Sons<br>復活……歐濟之譯<br>L. Tolstoy: Resurrection | 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盟秋白譯<br>L. Tolstoy's Short Stories<br>柴霍甫短篇小說集歐濟之譯<br>A. Tchekov's Short Stories<br>罪與愁……程一學譯<br>A. Ostrovsky: Sin and Sorrow<br>貧非罪……鄭振鐸譯<br>A. Ostrovsky: Poverty no Vice<br>藝術論……歐濟之譯<br>L. Tolstoy: What is Art?<br>歐洲文藝復興史勝方震著<br>墨子學案……梁啟超著<br>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著 | 一元<br>五角五分<br>一元<br>二元五角<br>六角五分<br>九角<br>三角五分<br>三角五分<br>七角<br>五角五分<br>七角五分<br>六角五分 |
|--|---|--|--|--|

